

僧兵禦之公所齋廩犒獨當公家半士女避倭而徙者皆爲授廬傳餐以濟之大饑疫煮粥南禪寺哺饑者劑藥以治疫者所全活甚衆又割其膏畝數百俾代區賦長資曰奈何吾安坐而視汝剝產也始公之急治生而人疑之旣伺其所歲出乃曰馮公歿爲宅人治生耳孝子君旣出公於獄遂益習經術甫冠舉鄉試高第歸而佐公爲義會公元配金孺人以老壽卒君籲禱而請延不得則慟絕乂之乃蘇蔬食不入內者三載而念公老不欲傷其意時和色而後見不使覺也蓋鄉人人益稱君孝矣會

穆廟初御極旌諸言事者馮公業七十餘銓曹欲用公而難其老乃疏進大理寺左寺丞再以廟恩加朝列大夫而部使者方列上君前事下大宗伯覆覈無異特旌君爲孝子表其廬於是馮公父子忠孝事大著而君以數音久困公車馮公督之謁選曰吾不任報

國矣若不以時需一命以攄汝蓄如吾志何君謁吏部選得光祿署正光祿中貴人陸海故以魚肉其大

僚至四署則益狎君夙戒其屬務飭於上供之物而中貴人至欲有所恐喝而君陽爲不知者縛夙猾之役而數之曰其事爲某奸某事爲某盜不而貸也蓋皆中貴人交關陰私狀中貴人欲假上供物以難之則皆飭乃更扼咽爲諸役請命而出問知爲馮御史兒相戒竟君任亡敢干而君當以預贊大典論勞有大紅繡綺衣之錫蓋用四品例云會以公病乞歸公強無疾老而稍善忘比疾革謂諸子曰負

國家再生恩已矣屬之而曹耳謂長子見者以行古道其猶有古心乎諸季可取師也遂瞑明年郡邑大夫師生祠公鄉賢祠君之奉公喪毀瘠而抑於禮如其奉金孺人喪服除遷適判應天府君直臣子又自以孝廉重公鄉間毋敢吏畜之而君益自勵爲精勤每有所委署恒卑騎往曰奈何以口體煩人當論市役一警而上者訴曰何以任帛供君曰若誠上且警若父不某所兄某所爲千金市耶里人推槽坊供者皆窶人子公怒曰去之東偏某家不以千金張槽坊而委之窶子杖而更之當監掣鹽務推抑大賈而寬

中賈以下咸稱平其監烙駒亦倣其意先豪牧之饒
秣者監清屯田先豪伍之兼并者以故所至輒辦理
然君屹屹持絜法亡所阿徇御史臺有胥史見訴下
君治而心庇之比獄上欲曲罪訴者君持不可而止
嘗奉委逮魏公從子及其家奴稽故不發君使論之
曰若不熟鐵榜耶而敢抗王法卽入議在魏公不在
爾輩從子蒲伏請罪君痛扶其奴悉抵法數從子而
宥之司內樞之貴人用督捕責君受牒君使一役受
牒貴人恚乃爲名以抄案脅君吏往吏咸惴無人色

君謂而貴人不解事京兆不受彈壓我以吏往而貴
人不以小璫來耶貴人恚雖甚問知君爲馮御史子
逆自折然君於識不專爲仇其治民大指先教化而
後刑罰有兄饒產而第窘者誣其兄君不直其第使
具獄而徐動以天性兄爲哭欲寬其第而給之第哭
請畢死不敢負兄遂相爲敦睦君又辯故宦家爭嗣
微賤與富人之孽子寃死者翕然稱君神明君嘗屬
議高淳事高淳據諸郡上游而頗受諸山水故有堰
障之其水傍溢頃田數十皆浸或請決堰以露田君

五先生文集卷之三
三
曰爲田幾何吾寧無邑子情安忍鄰國爲壑則又請
省賦以蘇常郡賦補之君曰蘇常賦重極矣能徑省
高淳賦則可以蘇常補則不可乃議調停虛糧以改
折代高淳之困亦蘇其後復歲饑桴鼓不時起而君
已去邑尹謂非君行賑且立稿君卽日命駕趣之邑
哀號者道闐隘也君褰帷而示之曰我在母憂稿君
故已悉得其田饒瘠主名毋敢下上者散賑日所至
俾貧人魚貫受粟悉以實往咸驩呼祝君有後臺使
者上君治狀卓異先後十一疏而是時少宰王夷陵

嘗以公分識君貽書君謂相國與太宰迨而賢君吾
從旁史之非久遷矣君不答人以謂君君曰彼賢我
則不責我答責我答我故不受彼賢何與我爲君坐
是竟不遷以考最不欲北謝病歸脩其父行誼甚適
也馮之先謹以義亭以守刼毋擇以戰咸顯名秦齊
韓趙間至漢而奉世野王以威重庶靖稱其後道極
貴壽京稍譽謬然未有忠孝表表如廷尉京兆父子
者雖然亦各所自重舉之耳以跡廷尉終始則何嘗
不篤孝焉京兆故不盡究材其材何嘗不宜世也抑

其奉公守法足稱矣又皆博學工屬文而傳其業者
廷尉之子學憲時可京兆之子鄉進士大受尤有聲
大受與王子善故爲論著之如此或謂廷尉有恒言
行陰德而使人知非陰德也讀京兆之辭孝子旌懇
懇辭袁悃矣今奈何使人名之又忍以君親使人名
之也王子曰然歟否否使人名不得名者盛世事也不
欲使人得名者忠臣孝子心也名忠臣孝子以風天
下者民秉彝也且夫名教者聖人之所不廢也而又
何疑焉曰馮廷尉京兆父子忠孝傳

皇明五先生文集
卷之五十八終

皇明五先生文雋卷之五十九

如皋

蘇文韓弘道選

張玉成成倩訂

王弇州先生正續四部稿

四十四

傳

徐尚書傳

徐尚書者諱棫字世寅蘇之常熟人其先嬴氏封于徐而子孫散居偃師其遷新鄭者為著族至宋而南渡居常熟者後為著族及明而有官至侍郎為名臣

者其徙於李墓曰東徐復爲著族凡數傳而至鯤鯤
子天民是爲尚書祖父皆以尚書貴贈副都御史再
贈兵部右侍郎天民家素饒好施予仁義附之有丈
夫子四而尚書其最少三歲喪母吳繼母張母之十
四喪父哀毀如成人其伯氏謂仲與叔曰堪輿者言
吾家必大貴而吾與若已弃之農卽貴必是子乎吾
曹盍僂力爲家而縱使學尚書乃奮自砥勵晝夜讀
書通經術以諸生游太學久之連舉進士出知宜春
縣拜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謫浙江布政司都事遷

建寧司理同知饒州府進浙江按察僉事遂爲其省
右叅議以忤族人憂歸服除補故官河南以按察副
使視楚學事遷雲南右叅政尋轉其省按察使再轉
右布政使移山東爲左尋擢順天尹未上拜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撫江西入爲南京工部右侍郎久之以
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治山東膠河未竟改兵
部右侍郎仍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兼巡撫浙江
召爲刑部左侍郎方候代而拜南京工部尚書未上
以言者歸待用於里居二歲而卒尚書之始爲宜春

也其邑人曰相嵩相嵩以貴勢傾天下而其子侍郎世蕃持父秉益張舍中子橫行州郡莫敢誰何嵩乃以好飲尚書至半而觴之曰去家遠不能不以付令君尚書返觴嵩曰去公遠無所從質願以一二家老名示事質之何如世蕃意不懌謂大小數千指孰所取家老已而肘嵩曰令君言之當授筆嵩書其老二人名以授尚書尚書至邑過嵩家召其二人出見而孰視之曰而公命也有所語以告我亡何舍人子橫行者前後十數輩尚書悉縛而笞之奴迫且絮泣曰

公所言舍人子云何而曰答尚書曰舍人子何不以名而僅名彼二人嵩父子聞而弗悅也業已屬之故不能難而尚書之爲令益謹時時召問三老所疾苦諸所治平徭賦省刑罰更定約束皆卓然爲他邑冠臺薦上乃以尺一召而嵩父子欲脩銜而刺之亡所得列考皆上上陽謂選部郎曰此令本無長而姑以吾桑梓故借之於是僅得南御史尚書爲南御史則益諤諤持正論嘗因元日日食上脩省疏時上已諱之而疏所論殊剴直報聞倭警海上又益急江南

民婁中兵而水旱繼之尚書復疏請寬卹及備倭五
事他論兵計七事多鑿鑿可行部覆亦時持之有著
爲繁令者嵩父子更以爲辭曰一御史不數月而紛
紛乃爾如百御史何卽答旨不令縣官腕痛耶蓋尚
書行而同年楚人王宗茂者亦爲南御史嵩父子置
酒併召之盤飧具水陸宗茂多不能名惟而問尚書
尚書微笑曰海外物也若何由名宗茂之抵南京未
幾而極論嵩父子具疏草成以屬尚書尚書爲更定
數字時有所善卽在坐夕別而晨馳一介走報嵩嵩

以是得爲備而諂宗茂嵩故以疑尚書是卽者復灌
之而疏辭有設宴而水陸畢具皆海外物語乃益恨
尚書屬爲南太宰者曰必爲我一快志於徐某不然
我食且不噍太宰伺求疵不得因大計京朝官示薄
謫而已都事於藩僚最散冗而尚書以譴往可坐待
遷顧孜孜守法無害趙文華將大軍南征倭至浙而
其督察時尚書所論兵事疏中頗言其失計甚切文
華恨之而爲故嵩黨尚書入叅謁文華祥怒數他吏
以威脅尚書尚書不動乃檄使人賊巢欲餒之賊尚

書至而賊已解散乃得免時議者皆稱其屈而嵩亦頗自悔以私抑其鄉邑令而自樹威尚書用是連得司理及郡丞而益精勤于職爲丞時嘗禱郡禱雨雨澍應拜火火滅郡士人美之謂之詩曰雙異集自是擢僉事而胡莊蕭公在爲洛長與尚書語而器異之尋江右大盜起且用兵而胡已遷爲其大帥請於浙之大帥宗憲募義烏兵使裨將戚繼光將而討之以尚書監其軍遂大破賊有白金文綺錫時嵩父子敗而徐文貞公階嘗國選部郎陸光祖與尚書善而推

轂焉乃得稍視楚學楚地方三千里自喬世寧而外按部無徧者尚書晝夜不停瞬寒暑無寧趾朞月而徧十五郡課試畢輒進諸生而誨之行誼經術人人感畏又表先賢之祠墓如黃叔度周茂叔諸公皆自爲之記至雲南而黔公朝弼者悍而驕不肯循故事歸毋留都而悉傾其嫂橐且錮之又凌侮臺使者臺使者恚甚不知所出尚書時以按察具草上臺請論削黔公爵而亟貴其子代署事彼失權無能爲而幸其子之得署事當隱忍不敢爲變臺使者據以聞詔

可黔中遂安同年張天復故嘗參其轄坐臧當卽訊
尚書憫天復寃委曲爲調停以解其他所行舉鄉約
辨疑獄革抽稅省宴會滇人戴之若神明都御史以
非所便且謂滇一徐君足而何所用我爲因數使人
司尚書事尚書卽引疾而左使陳善以書說都御史
曰徐君奉明公威靈以攝滇吏民吏民稱徐君賢卽
歸德明公而明公乃疑其侵權者何也今徐君聞明
公之有意督過之且去去則善不能獨留矣都御史
愧而止尚書之在滇垂六年而不得移近地時徐文

貞在位久講學倡士大夫諸以講學名者皆驟顯貴
而尚書故講學而獨不得移或曰尚書學不盡爲新
建而爲閩洛以非徐公指也或曰不然尚書不能事
徐公客客無爲游揚者徐公去而爲高新鄭拱幸用
事其兩人若水火謂尚書徐皆南人也而獨留滯滇
當亡所附麗遂連擢尚書以塞南人意而尚書欲以
義報高時給事中筮東光素有狂易病上疏請僂徐
并時之所謂賢而與拱忤者盡逐之以媚高會上御
朝東光噪於陛法當違高公爲之以病請得罷不寃

甫歸里而屬尚書薦起之御史以書來約尚書不聽
曰吾聞箕病尚未愈何可薦也東光馳而見尚書尚
書謬謂曰君病尚在醫藥而乃輕出耶高聞之怒曰
徐某叛我使我慚見吾客必逐之會敗乃得免花園
峒賊之在江右者久而剽掠益甚尚書發兵討平之
俘斬以千計捷聞賜白金文綺饒故困於薨而薨於
真紅尤不易自宣德嘉靖間再爲之其費本鉅而數
不成民以數倍償破家比比至是中貴人用侈導
上復行所司爲之尚書力言其不可辭甚苦人以危

尚書

上獨心動爲易淺者饒得以不大破尚書乃

一切爲寬卹而他所請若復臨德倉儲東南餉表革
除死事臣崇祀羅李諸所規書在國計風教不規規
一方多報可旣轉南而薄其職亡所事事居恒自歎
天子不以時見任使卽一旦狗馬之力罷而使從少
年後難矣會江陵相方貴重思立奇功自固而山東
漕河濶羣臣扼腕而談海運尚書爲工部侍郎而其
長劉公應節同年也故山東之萊人從容言海運必
由淮而踰青萊多山能壞舟避之則益迂有內地經

膠萊河二百餘里差近三之二而亡覆溺有故址可復也尚書與意合各上疏具言其利便尚書遂兼憲職往蒞之用軍與法不能亡所募發其人乍見以爲擾爭言之兩臺臣劉公旣理戎政詔往勘處鄉人狎劉公噪而從之江陵亦不能決於是尚書乃嘆曰天乎以一時害而廢百世利固難與慮始哉遂罷役而撫浙之命下矣江陵尚服尚書果勢壯往而是時海鹽之隄壞浙之東西亡所不濱海而海鹽拒之不能半里許當宋時累石爲隄厚十餘丈每丈費五百金

隄一決則滄潮入而數百里稻田亾弗腐也今以屬尚書與監司合策修築之凡二十餘里十八率費減省於舊十之七而堅壯勝之復濬內濠廣六七丈袤與隄等論功賜白金一鎰文綺二有副而係以奴復來犯寧台間尚書督舟師逆擊之鹵級百賜如海隄上將舉大婚司禮中賁人來責御服袞繡禕翟諸女紅費十倍於昔尚書爲委曲調處不足則議加歛尚書曰民力竭矣奈何疏請於

上俾司農將作損帑以紓之浙人少安尚書於浙治

狀非一然其大要在裁冗食汰冗兵他供億減節以一身先之郵傳達官還往雖造請不廢然宴不過五簋餽食不過筭器而已又爲三辦法以定租調姦吏不得指爲姦窟於是浙人益大安而終以纖嗇少縱舍不能盡合貴勢心雖再遷至八坐甫離事而言者有所齟齬初江陵之遘喪而奪情也

天子爲之杖謫諸沮止者而尚書爲書草大指謂卽奪情不可以無奔喪卽沮止者之不當不可以重致罪與廷尉陸公光祖約以上江陵而尚書先之江陵

弗悅也是以有里居命亾何而事大白臺使者亟薦之遂預推南司寇而尚書以齒風不數日卒矣春秋六十有三尚書性孝友事諸兄若父諸從子若子其里居亟爲郡邑言利弊昵昵亾非爲閭里福者而於姻族惇深矣樸素自喜居平食不再肉一布衣至三澣而未嘗不整冠服左準右繩動止有禮然其自治嚴而待客則藹然談咲若春風尤重友誼尚風節御史宗茂已物故而行部至其邑見遺孤而撫之沈少卿懋孝持奪情事戍嶺外道過浙尚書出視無所避

爲之治薪粲而貽書嶺外之大帥人或以撼尚書弗
顧也雖不盡爲新建學至所推賢惟新建嘗上書請
從事孔廟廷議有抗沮者辨之頰盡赤於物無所不
慈而尤惡殺居恒謂太牢最鉅而最有益於世
天子無故不殺之而人以其爲儲益之恒物者何也以
故所蒞官必禁止而又梓之書以示人爲文章贍而
達有奏議若干卷集若干卷外史氏曰尚書首尾四
相國毋論其人不能盡賢而皆欲得尚書或不盡得
或甫得而竟離之人將以尚書不能用相國哉夫亦

自信其是而已尚書於國稱八座亦至貴重矣然而
所欲抒發十不得一二也以故竟邑邑死而至暮年
扼腕論天下事不小衰彼豈與沈鷺巖穴槁死黃壤
者究日計耶若乃不忍一牛而施由親始則孟子之
所謂親親仁民愛物者庶幾不失序哉

少司馬趙公傳

當島寇訐而爲世宗之季先後兩貴臣其一以視師
往曰趙司空文華而一以督戎往曰胡司馬宗憲大
江以南不患寇而患是兩貴臣者時則有兩侍御亦

先後以柱後惠文力折之兩貴臣之焰卒不獲大張
而越民恃以小延旦夕之命然卒不能爲兩侍御
兩侍御者趙公孔昭王公本固也而又皆同年進士
又皆爲順德之邢臺人趙公之所值卽趙司空最貪
鄙無耻特

上寵而扶權相之邢臺之則又最橫公時自福建巡
按還以風裁臺再按浙江司空其部人也而持監軍
節以吾吳之曹中丞邦輔有戰功而不相推遜欲劾
其調度失策公業爲救曹公草露以示司空而語之

曰年來遘賊至惟有烏獸鼠耳所見惟一曹中丞強
人意而公摧折之何以勵天下司空語塞弟曰任公
救之

上於吾兩人者孰重公曰惡是何言也俱爲臣子俾
所見何以能逆探

人主意且公雖重安能越理而重於我司空度不可
已又終以桑梓故懼公難之追寢其疏以解而是時
公入司棘而司空有一子應試乃謬睨公而要之曰
老諄舐犢奈何公陽爲不悟者入棘約束諸僚案曰

司空謂我矣毋得與寒士爭進罷其卷弗錄司空恚甚然莫能報也而屬且入朝因盡籠諸公功而歸諸已公當會藁草盡削其張大誣罔語其疏遂有異同司空力能得之大相然竟不能奪公所守而公乃得加奉及賜鎰金束帛司空自以告訐遷其後卒敗而胡司馬者繼其後而與王公值其人頗豪健有氣於賊多所誘致而其張大誣罔尤甚且恣爲乾沒王公持之力已副臬外地然其後司馬者亦敗王公得累遷至南太宰而趙公敏歷中外所至策方面勲而其

官僅爲左司馬坐宿疾故也公諱孔昭字子潛別號玉泉世爲邢甲族而大父倣以惇樸父用以剛直皆著聲皆用公貴贈如故官父娶張淑人有子光祿署丞孔陽德平丞孔儀矣三舉而後得公公生數歲動止卓犖不凡父撫而異之曰官人兒也十六試諸生第一已屢試皆高等十九舉鄉薦遂馳聲公車二十六而成進士除河南開封之鄆陵令鄆陵吏人竊少之而公素精習法比便案牘大事斧斷小事理解盈庭之訟不移晷而散其興利若饑渴去大女奴宿蠹若

蝮螫腕字卑赤若哺乳嬰每一左顧更胥雖素舞文
長者皆若負霜雪而大指寬時時情輔法而行手程
賦書以曉草莽夏秋及...於委輸四封之外爭來
質成隣邑師之如大...公間詣學宮憫其傾圮曰
非吾責耶爲造...
無妻之尚某者...之後先取科第去增脩邑
城百雉必取穹堅諸所屬置不以煩民蓋前公六十
年而故少保王康毅公憲爲令有善政其人思之至
是爲語曰前王後趙鄢陵京兆公入臺其始按遼左

也則已風稜肅然矣大帥李錡者故與咸寧侯仇鸞
比而責合庶任情公按覈之視其職他債帥以次論
奪亡得免者再按福建所操持約畧如遼左而吏治
加密時其地已中倭公筭戰守數功罪每奏牘上尚
書無不嘖嘖賞服故滿而有浙之命閩浙連壤謳謠
交於道其聲實亦兩相當而浙所抗貴臣事尤著尋
進丞南大理寺亡害未三載進南之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督操江防垂上而以贈公憂歸服除召撫宣府
宣府故虜衝頻年土賊彘且盡公撫循其瘡痍尋虜

入寇精騎突至紅山京師大震公與總督江襄敏公
東掎而尾之走論功賜金幣以不能事言者見苛擿
解所任需命於家將發而吏以故事進贖緩直數千
金公却之不顧尋丁大故人憂歸服除而誣盡白言
路更交口譽公以公所在者績而浙爲最遂巡撫浙
東西提督軍務浙人誰呼曰是龍祈貴臣角者公至
而島警屬已緩則爲汰冗兵節縮一切橫賜溢廩尚
方織作歲日益民不勝機杼公請寬減之得報可而
又條奏地方便宜分款十而其要者如定屬郡之兼

轄禁島土之開墾校礦盜之窩蓄裁三司之繁禮又
若議賑免停勾成補蠲貸上之朝著爲甲令新建伯
功高而爵久不復言者奏下公與御史覆覈當復遂
僖珪世世召爲戶部右侍郎甫四月而以左侍郎兼
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兼撫大江以北時淮徐婁中
水飄溢廬舍民採芡苳網鮭蝦而供朝夕猶不給公
於常請蠲賑外復移帑金招鹽商平糶值所全活不
可勝計而竟以積運小阻歸里今

皇帝初言官復薦公以兵部左侍郎兼官若故撫山

西兼督雁門諸塞兵事公行相邊徼要害乘高爲峻
因卑就深皆屹然天險虜遁巡不敢入

賜白金二十兩幣二有副無何大臣閱邊者以公績
上賜如初而白金加三之一公於屬吏賢者加膝而
至破侵餉搜伏贖若神一切以三尺繩之不敢用其
術支吾晉幾理而有協理京營之召公尋病矣公自
釋褐卽宰劇邑三按巨省四控雄鎮而軍旅居十之
九再丁大喪哀思焦勞神用耗竭竟不能之官旣歸
疾小間旋發遂戢身醫藥間時遯田野與田更野老

較量而贈而薦公者無虛歲時王公亦謝尚書偕公
里居俱負天下望公卒而王公繼之公得壽僅六十
五公爲人哲而秀眉目朗洞夷坦不爲岸谷孝友天
性貴至有封誥及二代父母安公養生飾金紫二兄
緣以起家且得官盛矣而獨習爲儉衣浣不至三緝
不至三不易也出入悅素徒從稀簡見者不知其爲
貴人所買產多廢丘瘠曰以此遺子孫足矣好吟咏
尤邃經術遺集若干卷七巡疏稿若干卷藏於家公
有三子一心維謙維謹皆爲諸生一心早卒餘皆通

經術而維謹與余善弁州生曰當天無事時士大夫易爲守而難見才及其有事天下易見才而難爲守嘉隆之交世豈其有事耶何士大夫之見才易而爲守難也乃趙公之慷慨挺貴幸卒以完守終豈不亦烈烈丈夫哉雖然守之難是以數起而數躓才之易則數躓而起亦乘之有由然矣王公之守彷彿趙公而優游顯融緩步而居功名則邁之厚也彼兩賢者若一室之相望於步武間寧非地靈人傑哉

貞靖周先生傳

嘉靖間雲間有賢大夫曰萊峰周先生既歿而其子紹元紹節尚幼未能悉聞其先人之懿行已垂念載鄉曲父老時時爲二孤道其遺行及齊楚義故往來者咸能稱說宦蹟以是日聞所未聞紹元兄弟乃泣而請於同志曰吾今而後知吾先人之賢誌十之三狀十之五耳吾聞之謚以尊名非獨

國典蓋亦有私謚焉黔婁太丘而後代可考也倘吾先君子之行不愧願徼惠於二三子於是徐君益孫輩同辭而獻議曰謚法清白守節曰貞恭已鮮言曰

靖說者曰貞行清白也執志固也靖恭已正身也少
言而中也維先生好遯食貧易簣不變可不謂貞乎
力學躬行功德並濟可不謂靖乎維是劉瓛陶潛之
美先生實兼之請以貞靖爲先生謚議成以質於外
史氏王世貞曰可爲作貞靖先生傳曰先生姓周氏
名思兼字叔夜別號萊峰松江華亭人也祖禋興國
縣簿父雲鶴以先生貴封工部員外郎先生生有異
質少爲大父所器恒抱着膝上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大父尉興國先生年五歲從尉所視獄從旁輒能解

言曰此不當受大父益尚之歸而令受業於外舅楊
臨江之門臨江公試以對偶輒應聲屬贈以詩有范
甯王枕之句因命與其子孫同學卽朋石中丞也
中表競爽葩藻流聞時人以爲機雲復出云年十八
補郡諸生才氣橫溢下筆每千言不能休大爲督學
使者楊公所知嘗爲古詩歌詹事陸文裕公見之謂
其子曰吾年二十發解時不辦生此語爾善事之先
生迺從陸君所益窺羣籍同里高才若陸范諸名輩

咸自謂不能及也兩試南畿皆預選尋以文體踰格
爲監試者所抑罷先生益力學弗懈因抱羸疾幾殆
癸卯秋試疾間入闈始稍歛就時遂捷丁未計偕竟
與楊中丞同舉進士館試時先生姻家張侍郎雖起
書史在中秘頗用事欲爲先生盡力先生毅然不可
選止二十八人而先生名在二十九卒弗與選知山
東平度州州故凋敝歲屢侵守皆以不善去先生至
亟下令曰救荒莫若省事凡諸政令不便者悉蠲之
而身自巡行阡陌不從輿隸塵縛一籃舉置飯一盂

其上令其鄉民以次舁舁行民皆懽呼迎曰吾父來
吾民更生矣居一載州人治父封公嘗携家就養潛
行宿東萊民舍試問守何狀曰往太守理一訟輒經
歲月亾論枉直卽理民亦坐困今守神明一食頃可
立決迺吾民感德終不忍訟吾知如是而已晨起見
其家一塑像民率妻子環拜而祝之追視則守像也
封公以是知先生真能得民云藩府閹縱庄奴奪民
產民訟之分巡僉事僉事捶庄奴斃之獄閹嗾王奏
之下所司鞠選悞吏惕王威久不決竟擬當僉事大

辟撫院彭公疑其事檄先生往王召先生宴衆虞有
它先生攝衣徑往王身自陪宴先生爲飲醕卮竟席
王不敢吐一辭先生出則閱成案對衆歎曰是胡難
決僉事亾意殺人究杖不如法當得杖耳今爲宗藩
故加罪一等閹誣告法官成以宗藩故未減足矣卒
據以請於

朝僉事者竟得復故職旁郡饑民掠食民間卒持之
急且作亂幕府復檄先生治之將加勅焉先生曰此
輩皆赤子饑求食耳奈何激之使爲變亟作小水牌

數千爲招輯語散置四郊令饑民得執牌來就撫民
得牌雲集城下吏恐不敢納先生大開城門召之入
而諭之給以銀穀皆復業爲良民兵罷不用幕府益
竒之先生居官廉甚卽所得月俸又割以贍士之賢
而貧者往往不能具朝夕餐忽有野鴿來巢種類驟
繁因取贍親州人以其爲天所惠廉吏也庚戌入覲時
分宜用事而墨訂吏多有餽遺先生僅持銀一錠詩
而贊之分宜亦知其廉能歸其一錠而報以詩吏部
考先生治行第一當遷州父老伏

關下請復留周君遂還任辛亥擢繕部員外郎督廠
清源州人遮道哭送擁車不得行清源去平度不甚
遠其人思先生輒往訊候至則嗚咽不能返先生人
人慰勞或曰賴公恩妻孥幸飽食先生爲色喜或曰
不幸受某官霍使公在吾豈至此因大泣先生亦爲
泣同年生李姓者貌類先生使經平度州人爭傳呼
先生至皆踊躍來奔比見各歎息去李初不測所以
已知之過清源爲先生道其事去後十年民竟爲立
祠生祀之事見崔桓碑記中窰廠故多羨利猾民蠶

貪其中先生至則以常例慰之已摘其奸狀尤
著杖而戍之蠹敝盡剔安坐堂皇時呼吏卒爲擔水
濯階曰毋污我階故事公私相類此上者皆帶磚獨中
使不肯先生在清源中使惕不敢不帶時河勢將決
先生爲禱於神募民囊土築堤身立赤日中督之蓋
隄成三日而秋漲大發萬井免於魚鼈先生之賜也
州人方元煥德之爲序以傳先生居清源雖不治民
其頌聲不減平度云比先生家居時親故至京師道
出清源清源人爭問先生多泣下有張某者遇廠中

舊胥知爲先生至親卽率妻子羅拜具餐問先生子嗣甚詳問有二子復率妻子仰天謝其所至得人心類如此甲寅晉水部郎巡通惠河政如清源滿三載考得封父母先生望

闕拜舞曰吾席是精報二親矣時倭難大作先生因力求外補得僉湖廣按察司事奉二親之官先生既夙著廉能聲至則臺使僚屬所事受成墨吏豪民望風屏跡武岡州有宗庶將軍五人席藩封恣爲好利糾集凶賴白日探丸殺人莫敢誰何嘗持刃入王宮

王亟走匿所柱而出州倅以下悉奉其指使監司爲不入境者垂二十年民積怨氣無所控訴公聞而命駕之州民遮道迎訴者千餘人先生度非遊徼可辦卽聽以自捧捕去城十里守備祝明來迎先生知其入可任卽與密謀盡得諸奸狀五將軍者盛氣而入爲搆公不動頃之羣姪戟手呼噪於門公又不爲動已而民各縛其黨至先生悉置之獄五將軍無可奈何則臂七首而入先生逆知之佯爲揖而捫其臂曰毋妄動吾爲足下百口計足下迺爲此曹死耶五將

軍計沮而退先生廼密條其罪於撫院馳奏聞
上詔卽訊逮得

旨竟械置高墻所奪田宅子女悉還之民自是吏得
爲治民得爲生皆焚香怵舞爲先生塑像立碑先生
拒不可則使人毀像仆碑民爭舁碑藏之搆篆江防
有巨盜劉某者其黨挾妖術積不能擒度無可自容
於先生暮夜密投千金先生怒廣設方畧竟殲之江
黃之間威惠流布聲稱籍甚一時藩臬諸公皆民譽
也爭愧歎自謂不及云兩臺薦疏皆極揄揚而先生

已丁內艱去矣初二親就養先生雖在官舍朝夕踞
問起居孝謹備至已聞倭寇稍平思其幼子堅欲歸
先生不待已送之過九江備兵使者駭謂先生胡至
此先生曰坐吾親得罪亦復何憾使者退而服其言
毋夫人歸未幾以訃聞先生慟頓於地者再徒跣而
歸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終三年喪親故勸之出仕先
生歎曰吾安可復抱前悔日具其旨百計爲封公歡
庚申封公患風痺復不起先生哀毀鷄骨如母夫人
喪服除竟不復出優游林泉者逾七年足跡不入官

府屬歲饑食指不給闔門食貧終不爲人關說一事
時或操小艇携圖書數卷游吳越佳山水間嘯咏自
得終不令人知侯公東萊守嘉興先生門下士也遣
小史持幣候且訂謁期先生峻却之毋以我故蹈嫌
疑已聞唐公樞講學茗溪買舟訪之候聞先生至出
迎僮僕舴艋間候甫別去而先生已解維不可跡矣
已至茗溪訪一學博士亦故膠東弟子戒勿言有司
已竟洩之分巡其人先生故吏苦迎致供張先生變
色不語趣棹歸其猶介至此先生雖屬於士節乎然

身如和易慈愛萬然嘗養病南禪寺聞鄉人金
姓者坐官通訟案且死亟徒步歸捐貲爲贖之其人
踵門謝則報非見元且肩輿出市中人頗少年指先
生曰夫夫者爲善者吾試衆辱之廼呼其名先生歸
而使人召之來其家區別先生好論之曰若幸遇我
毋爲足定蓋恐不汝宥也笑而遣之有市賈買米
誤遺數十金而去先生覺之亟令歸其人而終不自
言先生歿二十餘載其人始自言甚詳也廼知其隱
德不可勝紀云吏部卽家起先生爲浙西僉事時徐

五先生文集卷之五
文貞公當國絕重先生書來以古人許之且促之任而楊中丞亦移之書曰

廟堂方以兄爲學問中得力人奈何不爲蒼生一出先生猶堅臥不起未幾復超爲廣西督學副使實有意大用之而先生已遭脾疾竟不聞

新命卒年僅四十有七云疾革之辰妻孥環哭先生晏然謂宜人曰吾生平兢兢常恐失墜今幸全歸何憾謂二子毋荒學問吾以清白遺汝縉紳能念我者汝不孤矣訃聞

朝野悅歎遠近奔哭諸生羣議請祀學宮督學耿公教曰周先生清修博雅勿煩再覈而直指孫公以師生義標鄧尤至若平度父老謝禹民輩率其子弟百餘人爲文跪酒頓地長號握手一孤泣不能止蓋先生宦跡所至有聲其在平度人以爲朱邑桐鄉云先生少蒙於文駕轅蘇氏詩歌類太白已稍出入歐曾博綜王孟善行草兼工小畫評者謂得趙丞青米南官之趣晚年悉斂而焚之凡世俗所慕宮室輿服聲技瓊玩之屬都無染着而一意靜修學道常聚宋儒

理學諸書及當代名儒口義辯析叅互手綴口咕略
無停晷間與同志往復質疑然終不集生徒標道學
名故人莫得而窺也所著有西齋日錄學道紀言若
千卷行於世其爲詩若文往往不留稿以故多散失
二孤從殘剩中緝之爲周叔夜集要以見先生之不
屑意云病中嘗語門人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
之妙龜山此言殊有意會又嘗歎曰大丈夫當爲百
世謀若偷爲娛悅目前釜魚幕燕耳此豈其深意所
寄耶嗚呼若先生者於人可謂遁才於才可謂完人

矣而降年不永天下咸悼其施之不究然漳郭林宗
聲垂千古其年尚穉先生五歲人似不在長年藉令
天假餘齡出而刷世亦事功粗迹耳倘所謂精意流
行性靈常在亦詎於今日有加損哉紹元兄弟以先
生懿行實繁恐久愈湮沒故余爲總集所聞以比於
家乘周志也後之覽者其毋罪於蕪之不剪乎

叔夜爲諸生卽以文義見推部使者而余不佞與
偕歌鹿鳴又四歲所而偕聘公車曹閏相聯接甚
洽也當是時余壯好從客豪飲叔夜獨不飲而性

善病骨立所乘羸馬亦骨立三日一趨省瘦影凌
兢日中而與之語時時及節俠則毅然有三軍不
可奪之色間從裏出所作小詞若詩以黃庭結法
書之或弄筆散草咸嫵媚蕭疎令人自親余嘗戲
之以賢者不可測如此哉而叔夜出守平度州人
謂叔夜病不任守尋病良已益自勵冰蘖東方諸
侯翕然以龔渤海王膠東不啻過也當入覲諸令
長爲同年醪直例三饌而叔夜僅一饌又嘗偕之
座主相臣所度諸門生出嘗帛已不能當十之二

透窻從後匿跡已而過余言狀余戲謂守歲奉不
小諭令長耶叔夜謝曰吾奉尚寄之民不忍歲也
自是叔夜以治行爲天下最遷工部員外郎督清
源陶其署治素號汰饒易染而叔夜持之益潔顧
其貧與病益甚會余以使事過之得稍稍讀其所
著書而自是別去終叔夜不相值夫叔夜與余後
先憂居僅衣帶水地余嘗投以不腆之札一而得
叔夜報札亦一當是時余困徭意不能無望叔夜
自今觀之叔夜方躡蹠汗濁獨立霄表而余卷蛤

五先生文集卷之五
三十一
蜩而食之誰能若士我卽叔夜不我棄我何以得
當且其時 縣官急叔夜材爲田間起拜二官投
之以文素而叔夜猶豫不及應以死乃余之落魄
自放晚而見收再強爲大吏竟不効而老於人齒
頰間叔夜不死其尚以余非夫哉叔夜後十餘年
余識其子紹元紹節因獲盡讀其所著書凡詩四
卷文七卷其文吾不知所喪大較有三變焉家食
以還出入眉山父子氣溢而材橫威馳電擊使人
不能正視東秦清源忽欽而撫左史葉玉縷垂與

造物爭巧楚及歸田舒而孟堅又舒而昌黎固不
必盡孟堅昌黎然悠乎其味也森乎其矍也詩不
必盡盛唐以錯得之颯颯乎岑李遺响哉二子又
出其所別撰曰學道紀言讀之則見多識蓄德虛
心從人庶幾乎老子之所謂貴其師愛其資者又
時時出獨至之見以泰伍之豈唯一家言而已或
謂人不可以無年藉令叔夜不果死其進而先秦
鄴中何間哉或又曰不然窺叔夜旨其晚節將欲
盡汰人間之有而歸於太上所謂人且以爲拙吾

且以爲超而何先秦鄴中之足辱予乃謂之曰所
不如子言而余跌宕於三寸管以比於劉勰鍾嶸
者叔夜尚有當也如子言而余所構撰卮語若投
石於崇上而欲益其高滴瀝於秋潦之陂而欲益
其廣者子以爲奚若或者退而紹元兄翁意未已
也掇而題其傳之後

皇明五先生文雋卷之五十九 終

皇明五先生文集卷之六十

如臯 蘇文韓弘道選

張玉成成倩訂

王弼州先生正經四部稿 四十五
傳

曇陽大師傳

至道之精無形無名竺乾瀾之震丹陸之流遙派疎
世名三之與媿為闢孰知其非超一函三惟我大師
作曇陽大師傳

五先生文集卷之五
曇陽大師者姓王氏諱燾貞曇陽其號也蓋皆 聖
師朱真君所命云父曰禮部侍郎翰林學士錫爵是
爲荆石先生母曰朱淑人始朱淑人夢月輪墜於牀
而孕故難產前有幾坼副意憂之而一日侍姑吳淑
人語而立生甚易且無血也宗黨乃賀學士而學士
甫捷應天解以能當荏苒遂名之曰梵時嘉靖戊午
十一月之二十一日也師產既期月所致乳母病絕
乳凡三易輒三病絕乳而又苦湯疥晝夜啼膚色黃
腫學士及淑人不甚憐惡之有欲棄者師不許曰是

尚未卜吾女取十婦而後始許今叅議徐君廷裸
之子景韶師五歲爲兒時剪髮作小幅寫若 觀
世音大士像者以而及壯年且爾從被中拈豆數
誦阿彌陀白飯後而後起也爲常又時時拜天地囁
嚅喉吻間耳之則爲父母所驚者乃始稍奇之令就
內傅所受孝經小學未幾備輒罷去學士既宦遊燕
中以師從一日忽來其所授經曰此豈女子所繇功
業耶於是稍就女紅然亦不肯竟學淑人諷之竟
卒弗竟也而時時閉門隱几獨坐若有思者時萬曆

之甲戌師年十七矣徐君所使使自浙來謀置幣學
士業已趣具裝嫁且辨而師乃灑掃淨室奉所携觀
世音像稽顙自稱名願得長齋受戒克兄弟子朱淑人
大驚曰咄咄何物女作何能且安所欲師曰欲了生
死耳朱淑人益驚曰吾不曉若語第曉歲月間爲徐
郎婦將遂負之耶師默不應已而歎曰嗟乎豈彼負
哉彼固無我緣也朱淑人亦不敢言而今弟衡少於
師三歲一夕從之嬉而師偶以石擊池魚有聲恠而
躡之聲鉉鉉與履應益動久之有光若螢隱見柱礎

聞自是夜連夜輒見而輒加巨或輪囷若輕雲或欬
閃若電或散噴若塵或起若炬或晶白若凝露
或青紫若棘刺或如一二戲女亦觀之以白學士
曰妙所居和爾得非珠寶氣耶學士戒勿泄而陰伺
之具如前語又旬餘師忽戒左右毋進飯飯吾吾不
饑也學士樹而強之飯則吐乃別進諸果餌則又吐
唯進少許鮮菓桃杏取汁液耳學士念不食久以爲
疾而召醫脉之師咲曰兒故無疾兒所以不飯者夜
夢一上真美麗非恒冠七梁冠躡繡履扶五色雲下

五先生文集卷之六
憑几坐撫白玉琴而無絃左侍一女冠綠衣垂髻者
狀畧如之年可三十而少右侍一媪衣褐色冑絮年
可七十而老少者指中坐者曰此而所奉大士也指
老者曰此而導師偶霰嬰也余則朱真君大士
熟視兒而哂頤偶師焚香香裊裊縷煙成篆書善字
真君謂兒速喫之可却食證聖矣自是醒而所繇以
不飯也兒何疾學士乃疾朱淑人稍稍聽師意而自
是真君與偶師一再夕輒至大士亦數夕至皆於危
坐時見之以爲夢則境甚真以爲真小不類大士始

色莊已而莊稍解間有所指授而真君則摩頂慰引
款暱媿媿時出機語相聞得一捷會卽嘖嘖歎賞而
稍涉擬議未出口已譙讓隨之曰道在汝上度耶一
夕夢真君口授一編曰法照悟圓靈寶真經覺而能
臆之且書之以語學士曰是道經也而禪語居三月
徐景韶病死其家以訃來朱淑人匿而謂師曰若言
徐郎無緣者何也師不應手書一囚字示之朱淑人
爲解曰人也而四周之得無幽且死乎師乃愀然曰
死久矣朱淑人爲發計師蓬跣而哭三日出其橐則

有成就編服草履御之以見學士夫婦曰兒故徐卽身也念父母不獲死且當爲徐郎稱未亡人學士謬難之曰若豈已歸於徐而未亡人爲師曰父謂不食祿者不王臣耶則日者大行之詔下而吏民何以哭臨成服也學士不能答而師苦節愈甚諸真又以不時至朱淑人意不懌陰灑猪狗血牀薦間異以襪却之師乃謂學士真君有言吾曹非可襪却者且以節義成女名寧弔詭也乃止俄而有芝產所居室前榮數百武豆麥黍稷之屬殆徧學士試謂師是固吉

祥如燕中不能稱何一夕而殆生卽茫然頽俄而並實師乃手授之以施烏雀會有詔議祀故新建伯王守仁學宮學士當爲議乃具草曰夫夫霸儒也陰事禪而外攻之不宜祀草成而師見之曰父以王氏學非耶則可而以朱氏闢王氏則不可夫百步五十步者皆走也學士爲削草而陰恠師何所得二氏學旣遷國子祭酒師乃請別築一土室居之適廨傍一古槐滴如血師過而祝焉卽止尋長至大雪師潔掃若有待者俄紅光二道從西南來群真從之其上體極

明了而下皆爲白雲擁幕不可辨朱真君手拂師髻
杪雪取金剛經爲訂句讀詳釋疑義移晷乃去學士
聞而掩之無有也其餘紅猶施庭雪若染者蓋自是
多書見矣又一日學士晨起者警欬者覘其室門有
光大於鉦殷赤閃閃似初日又似紫金在鎔芒穎百
千道燦爛注射不可正視聲絕光亦隱其夕師夢謁
大士畢集於諸真所凡坐而冠幘者十人首坐則蘓
元君也貌僅可二十許玉瑩絕世見卽呼師爲小第
子真君坐第四偶師最老而面最若未白是元君亦

微有所指授然默而寡咲容不若真君優詳家人母
子也一日學士率然語師道果不食而已耶奈何詭
跡以憂若父母師曰吾父言之善命進白飯粥亦時
噉羹菜第毋令雜鹽醬耳居月餘而學士之父母封
詹事公與吳淑人來封公謂曰聞若久不食今乃食
耶如初志何師曰大父言之亦善遂復却食而所進
桃杏汁液亦加少夜則真君袖仙果啖之果圓長可
二寸青黃色亦具小核無皮滓輕滑如夕露而特其
不可名質也師自是每入定卽見真君與大士元君

及諸真來一切歛容正念不爲起以告學士學士尤
之曰彼不責我慢乎曰不我責也夫何知非試我我
一起而魔燒之矣於是諸真來益數而稍稍以魔事
試師嘗夢之曠野則有婦梳而偶坐手簿書其標曰
相思師念此非邪也即叱使去忽復一狡童見凌輔
且屬師極力擠之坎俄而介者來露刃誦曰奈何傷
吾兒從吾婚則生不者立斷汝頸師卽引頸受刃欲
下而真君至大咲遂蘇一夕少年衣冠者前通刺曰
余徐生也念夫人以我故過自苦特來相慰响師正

色對曰吾自守吾志耳寧爲情守暗而它鬼耶則速
滅果徐子耶歸而待我異日之魄於墓少年乃愧謝
去最後一羽衣星冠者歎息謂師曰癡女子天下寧
有仙人若前後所覩皆狐魅耳久之能令人死師嘿
不應則又曰吾哀若命等尚露而欲救若今爲若復
故食嫩膚媠鬢以窮世法娛何似師復不應道士忽
不見而真君與佛師皆在傍撫掌曰婁試子婁過矣
挾其神謁大士而觀所謂西天七寶蓮花座者問師
佳否曰佳亦愛之否曰弗愛也曰審佳者胡弗愛師

五分生文集卷之七
謝曰聞之師所授經語若以色求我不能見如來今此界者色也是以弗愛也大士稱善相屬真君爲之喜動眉宇出而遇大神關將軍趨拜之將軍止拜稱王貞姑曰賢哉幸自愛某請得効力師每謂將軍故髯而美姿觀白皙色微醜其乘馬亦白世所圖不盡爾也尋學士自國子長官家而封公偕吳淑人復來視念邸中隘因而外生得失遂携師歸屬徐生已葬念欲往視恐不得請屬斐辭百餘言使保媪酹而焚之墓師故寡言自其歸而與諸姑姊輩處益務爲韜

默亦不便習苛禮乃創一龕置之樓而鍵之時時諷誦金剛楞嚴諸經有所得輒書其隙若注者且周歲忽謂其弟衡曰心可調矣我相人相俱忘之矣卽出與姑姊輩狎委曲周詳時雜以諧浪諸姑姊人人相懽甚然內不無少疑其怠卽吳淑人亦疑之謂曰汝習靜久今逐種種相得無亂性乎師曰習事以鍊性不聞亂性也夫靜自女習之亦女識之心攝境則真空也爲境攝則頑空也吳淑人異其荅然卒莫曉所謂久之師忽大悟覺腦中仙音縹緲自空而來先天

氣融融周五臟遂成丹初僅若黍米已漸長若彈丸
外類輕紗縠色正赤黃居恒置下丹田時有所升降
間出之掌煜然吐光彩自是水火絕不復進諸果矣
而學士業予告偕朱淑人歸師驟得父母喜甚旦夕
脩問安刺紉繡織勤於他姊妹逢迎約畧如常時僅
不食而已朱淑人撫且謂之曰若嚮者謂了生死此
爲了不耶師咲曰徐之以了日還母明年正月爲己
卯間日燕居深坐若有憂者學士怪問之師曰兒神
乍一出而恟恍夢境數驚數喜豈其陰神耶夫陰神

者鬼趣也余希上乘而性命之不俱徹如負吾師何
是時不佞世貞屏跡小祇園竊聞師之槩而心慕之
適學士見訪語次不佞歎曰此天人關也雖然神欲
出而足之離舍不易也神已出而驚之返舍不易也
其機在吾子學士歸而師果屬之父幸毋它出姑守
兒兒目光下垂面發赤口鼻息俱斂此神出也慎毋
令家人子窺我亭午神果出學士乃屏息擁護以俟
及酉而空中泠然若磬聲師已醒矣咲謂學士兒幸
無它頃刻殆數百千里山川草木龍蛇鳥獸之寓目

五先生文集卷之六
者種種矣而皆吾身中神也今者內觀則萬象固森然也夫度此關而五陰之濁障蕩然解道舍我奚屬哉會學士病痢凌劇師手一杯水而飲之良已乃謂學士閉關期至矣別而登樓學士急與朱淑人尾之不及若有重閉者叩不復應乃痛哭返自是警歎絕矣凡三月忽下一赫蹏示學士曰兒今所出者乃陽神也問何以驗之曰無難也明日學士晨之所居書室啓鏞而案頭有米麩柑橘棗栗諸果餌幾二十種墨書其傍曰素貞子神出東南方至此學士乃益心

伏而會所從女奴聞中庭履聲以白學士急抉門隙師衣黃衣從樓上下倏忽若飛鳥遙問師何奇乃爾師答曰兒鍊形久且輕矣騫斯決不過尋丈不爲奇也學士喜乃固請啓關欲一見師報札云兒非不憶父母以鍊形故稍改異恐見而驚耳無已請俟於門遂下樓啓拒不復從窻騰入學士迫之猶露衣裾尺許顧咲曰見夫何欲速爲已而盡露其面作黃金色芒彩掩映丹脣如纓椹首挽雙髻稍稍談所得已拈一栢枝擲學士曰以此汲井飲之其井故師所選地

暑以已學士痢者也學士時復苦脾疾而天大寒口
瑟縮不能受師曰姑盡之遂盡之乍可受五升許腹
温然暖也已而氣休休然乃悉汲以飲大父母及母
而屬歲且除師以一札白學士曰兒神欲少出出將
以有爲毋令外人及雞犬近我樓計數日當返返則
以鈴聲爲驗居數日鈴聲起空際則神返矣時庚辰
朔之又二日也學士問所以出口聖師真君指也更
窮之則曰非久當自見其又二日間語學士曰可之
王某所而詰之前三日門戟有所獲否蓋是時猶稱

世別號云學士以語世貞亡獲也歸而告師師乃
歎曰此子緣小閣未遂於耶雖然不而遺也又一日
而西關之候人以片紙來其題蹟云曇陽子列仙到
驗知爲師蹟也又四日學士遊於圃而獲小黃紙啓
封則有琥珀數珠一署其紙曰孤峯奇遇古月重逢
以問師師曰吾所贈比丘隆魁者也隆魁蓋多習內
典精戒律時爲學士閱華嚴藏而又四日爲上元有
優婆夷叩閣言元旦起禮佛而瞥見一女子投之小
黃紙中不知何物學士爲啓封則亦琥珀數珠也其

紙署云二十年來一夢元宵得遇主人遂宿之樓之下媪老矣夕恒坐脇不沾席坐至丙夜而覩赤光如初日學士大奇之謂此優婆夷者殆得真空觀以詫師師咲曰不然是媪坐深而兒以宗戒二字朱書題領又以花果納之袖而了不覺所謂頑空非真空也吾力僅使之死不流墮耳明日世貞甫蓐食一媪齋甌水絲繚踵門請謁曰五鼓之廟所而若有皂衣人手二物謂與我貽王中丞必面之不者且禍汝語畢忽不見余心知所謂卽飲水而篋絲供淨室其次

日質明以告學士望師所居閣再拜謝其又五日漏盡一更孺子來致黃冠下有髮紉承之曰昏時之飛雲稿憇而有裙色衣媪以屬我曰若可西叩王中丞第而授之我不識中丞第而識侍郎之從者與借來不佞再拜視冠之梁有細字云霰姆追環其下云曇陽子迺知授冠孺子者偶師也質明復視其裏綴黃絹方數寸裹黃紙一銀環一紙作小楷七十字中亦有古月孤峯語而銀環之約邃矣舍人子外居者見之而驚曰一直兵於門戟得黃冠授我我惡弗收也

呼兵則立至得冠與環具如之而字稍羸四五微亦有改易者義則無易也於是知所謂追環者追所失環也師乃謂學士曰我言不而遺果然今乃併得二環故有指哉世貞復之學士所裁啓以謝而亡何師有報言滿一紙汲引慰借出之苦海迷途而婉導之自是徃復皆錄學士不假神力矣學士之傾注師甚師首言於朱真君度之而家人中外不能無少疑且以學士旦夕當大拜奈何忽忘此而攻森茫之教日亭午忽有黃衣踰蹊舞樓之脊者俄小踰而上去脊

二丈許復下家人覩之已而其間左右覩之知爲師也乃稽伏而學士徐風師曷不少湛晦師曰兒固知之夫豈不欲置光景以夷希進大道也顧家世富貴又女身不得不以跡誨淺知者且吾所苦心爲二大人白業地也不然去吾色身旦夕耳學士曰審爾胡弗少待以合形神妙而齷齪狗竇異世事乎師曰兒亦念之顧闌闌非圓滿所雖然吾姑示解耳不作狗竇出入也學士曰吾聞之陰神能見人陽神乃能使人見若所出者陽神也卽不靳使我暨大父母母見

之乎師曰可學士乃埽二室其一居封公而身以子
衡從其一居吳淑人及子衡婦從夜扃之仍錮其隙
少時風蕭然則師至榻旁夢語曰大父在耶回頭是
路已徘徊几案聞久之乃去而吳淑人所居室其語
亦如封公比發燭視几上各有玉筋篆書真言三紙
以犀象盒鎮之語秘不傳然多勸行善積慶意也學
士復謂師此但聲聞耳能一形見我乎請具燭師曰
何必燭也具戒學士朱淑人宿如前至夜半師復來
口吐光焰成青金色照耀滿室而中擁人影不

甚辨學士不覺失聲師遂去翌日謂學士識此光乎
法身中真火人人有之不自能現耳父雅嚮道何不
一反求苟有求兒得先容於聖師學士大喜曰幸甚
師又曰若欲一接聖師及列真乎學士則又大喜曰
幸甚師乃期以三月之望召學士於樓之外門拊門
隙屏息以俟良久聞樓中珮環聲璆然師瞥下樓埽
室焚香布坐尋群真入咸輕颺雀躍而獨有緩步相
次入者則蘇元君朱真君也師叩首皆下已微語語
不可得聞而諸真衣有紫者綠者碧者青者古色者

白者獨元君真君施錦文帶高過領緣兩肩而下盤
要至足其文非綺非繡燦爛五色不可名狀元君真
君每出入故緩若使學士識之而領以上則擁於袖
不獲面以爲恨將行呼法水灑四壁壁黑者獨受水
不下如黠漆光艷可鑿俄而群真去其水留壁者學
士舐之其於飴清冷於露以指承之則純白乃詫謂
師此不可使我分一杯而忍弃之壁乎師咲曰未易
也後固不乏父供而是時師要世貞上誓帛則上誓
帛其文在師所真君見而語師曰新弟子可憐也爲

日使之一見可乎乃以孟夏之二日呼世貞偕學士
見見狀及灑法水具如前獨真君右卻邇門隙作洪
語曰不要悔不要悔蓋群真別而門啓世貞入叩首
庭中師啓一扉曰王君爾聞真君之誨乎哉世貞復
再拜乃少與談化事及以龕見托語畢出蓋世貞始
獲謁師其唇朱獨貌黃金色稍澹不盡如學士紀又
月餘余弟世懋歸自覲以啓白願共灑掃役師報許
亡何謁辭師適曹仙真與周仙姊至而示衣裾焉自
後扉數啓閉當啓時學士輒從門隙窺往往見彩服

或微露手指白於玉凡列真至則必有金鐘聲獨元
君真君二聖至則玉珮聲瑤聲急而高鉤鉤然珮聲
和而清泠泠蕭蕭然又時雜咲語或作嘖嘖或歌步
虛天裊出空際而下然驟聽之則絕細不易辨也吳
淑人偶過與學士偕聞天樂叩首乞一言忽有片紙
飄下得二行字云造化本無工衆生自造化吳淑人
跪藏之髻中樂器有留於樓者學士得隔櫺門揣之
或爲螺或似箏爲洞簫而皆堅滑如玉石一日謂學
士閻王子佛道所藏經可以十之一二來欲閱之經

至度之樓上下而羣真來則與師皆散閱有所解則
取吳箋以丹砂石青金粉標其畧自二字至八字散
置帙中學士間從一寓目詫以爲驚竒而銜遂散身
竊讀之會有家宴諸姑姊入畧取視亦不曉所謂甫
出而經之有標者數百卷皆失之學士憂叵測世貞
亦惶恐請罪師報曰而何罪彼有所以致者雖然亦
終爲而物耳時世貞與學士謀買地城之西南隅少
僻而野有水竹之屬築數椽以奉上真而茅齋翼之
冀它日得謝喧以老而師許之曰吾斂而龕歸於是

因署其榜曰曇陽恬憺觀恬憺者師所繇成道指也
署書表裏作龍蛇二篆古雅整麗勢欲飛動遂爲天
下冠其祠南面中二位曰觀世音教主也曰金母
司仙籍者也稍次而南者左卽蘇元君上師也右卽
朱真君本師也西嚮而首者卽偶霰嬰導師也東嚮
而首者純陽呂公次西嚮者許鄭謝三公常與師談
道者也次東嚮者崔周鄒三仙姊師所旦夕麗澤者
也其名號位次皆裁自師手仲夏之十三日學士尚
卧未起師忽盛服冠玉佩劍揮塵侍於牀待所歷

距樓凡七倚鑄猶故學士驚叩之師咲不答第云導
我至大父母所當有言至則先拜大父母已拜父母
已拜家廟行告祝禮封公恠詰曰何謂也師曰幸而
道有成聊以謝天地宗祠祖父母諸尊耳於是姑姊
妹與家親衆悉集乃復請於封公曰嚮者未敢言今
願得一至徐郎墓而酹焉封公嘆喟未許師跪移時
不肯起學士從傍史之乃許因密問師曰時至乎曰
未也俟畢謁上真而後行耳是月末朱真君以信約
謁觀世音大士大士召至榻前諭之曰汝真心契道

不負吾解脫良哉毋久戀塵世也蓋是時諸真畢集
矣已而謁元君真君於集道宮集道宮者卽十真所
恒會崔仙妃司鑰焉而了不知何地四周皆雲氣環
之上不觀日月而恒有光如晝其地無甃砌色正白
紫潤不容塵棟柱亦不類竹木而螺文斜上糾錯可
愛師旣謁謝款語移日惟時時呼天酒進之天酒亦
曰天漿其芬清滑不可名狀疑卽前所用灑壁者也
是日以靈蛇見靈蛇者師前是神返而識之攜以歸
置樓之下室空書櫃中家人乍見恠之蛇馴伏不動

而傍有片紙朱篆乃弗敢煞以告師師曰毋庸也是
雖業蠱而識不昧至是攜之謁集道宮叩首階下真
君錫之名曰護龍而謂師可善度之異日法門力不
淺師歸蛇復從而歸馴伏如故家人大小前狎蛇蛇
亦伏師乃謂學士其伏者自爲我耳性頗厲且嫉惡
毋若狎者何於是謀置之新觀時觀猶未竝功中道
蛇忽躍去不可卽三夕復伏師前師咲曰孰謂此蠢
然而急於道乃不人若耶觀隘繁役者吾慮不及此
乃籠而致之弇州園時世貞已浴罷裹幘出見謂曰

若既受師戒當皈正道護大法吾與交相勵可也蛇
嘖嘖應者再復籠而致之水洞五鼓跡之不可矣六
月朔真君之使來師以啓白金母請見次日早使來
致金母命俟異日師忽忽不樂日下春復有後命許
以三日見而世貞亦微聞師非久祭徐氏墓祭必以
便道過謁觀而後發觀甫成擬以月之四日奉大士
金母元君真君主祀而師已發不及聞師之集道宮
所謁真君畢乃以三日謁金母之一處四周皆積水
白雲瀰漫五彩間發不辨天地中有宮闕宏麗光顯

大約如集道宮而過之以爲瑤池則似近豈其行宮
也耶師待命久不得報傍徨於闕門外者越宿踰日
而真君至乃與羣真入師亦遂入真君前爲師叙致
始末師伏謁如禮金母降色慰勞曰子良苦何脩而
遂證此道也師起立群真後觀金母狀貌非常端美
然齒頰亦不卑而左右列女真數百人其傍侍女真
亦數百人交相賀曰益一仙侶矣亦有舉手賀師者
真君之前謁金母金母爲起語師聽之間若有及學
士與世貞名而弗甚悉他亦多秘弗傳左班之首曰

毛夫人貌稜稜可畏其三曰南真魏夫人師故所崇奉者乃前禮夫人問何以見禮曰慕天真道久矣夫人莞然曰道固有勝我者其接師溫甚尋金母駕起云報謁真君於集道宮羣真從其平體皆五色雲擁之亦不見身動而倏忽已達宮所坐定師復前謁金母乃顧左右啓箱出黃色天衣一襲賜師衣如綾錦而不見鍼線跡服之則緊束稱體且曰以禦寒暑也又賜金鐲二色紫磨環鏤梵書十餘如印文故稱印鐲師拜賜歸以語學士極詳且曰今日予王入觀乎

學士曰然師咲曰可矣而有未盡也兒以晡謁金母而仙姊從後來謂曰吾親王之入觀而二弟子不手捧也學士大驚曰王臣有之爲工先入之而不及捧也然則頃刻萬里矣師又言見金母謁大士甚恭大士爲起延坐接膝語咲款款真君與元君班皆首其謁金母坐大士不坐云金母亦十地菩薩化也或以爲文殊又云嘗見一大比丘金色而天真僧道粧者數百千皆頰首不敢仰視或以爲釋迦世尊皆學士聞之師而不能悉何時與何地也至十日師謂學

士可戒舟矣尋具服服如前其拜大父母父母亦如
前封公復恠問曰嚮者以道成謝今胡謝也苟以謁
徐墓辭徐墓往返不再舍胡辭也學士曰女子不輕
出出或繁禮示鄭重耳十一日四鼓具縞素服御冠
劍畢而真君與諸真來送曰吾不復能就野次候若
遠者可三月別師再拜嗚咽而學士與子衡宿樓傍
室覺異香及履聲發俯伏候之師傅真君命名學士
父子且致慰勉忽傳呼曰看光未畢語而樓中通明
如晝衡不覺失聲曰大奇死可矣光遂滅嗚環音亦

清高師乃乘竹堯子抵觀於諸真前行禮其自鄭崔
而下禮如兄姊禮闕將軍像如客而世貞與僧無心
有始面謁以弟子接聲款無心有者卽隆魁也師爲
易今名以示誨遂與學士導至舟中他舟焚香問訊
者不絕日盱抵直塘謁徐墓具蔬饌爲祭出袖中朱
符焚於爐前後行八拜禮已命第衡誦祝文文凡上
下篇皆古篆不可讀遂焚之立而四睇者食頃謂學
士爲我屏觀者觀者且百千人不可屏則又謂墓可
宿乎曰榛莽未除剔也其傍有享室可憇乎則導之

墓左享室入指庭之東北隅曰是佳地吾不歸矣遂以一氊據地而坐當是時吳淑人與朱淑人諸姑姊咸在或環之泣或挽之使歸皆不動第云吾嚮者欲死而不得死今者欲宿墓而又不可宿卽勉不死而宿此非志矣而奈何令我歸也則召世貞曰爲我辭於家大人學士乃又前謬屈師指而曰嗟乎吾女之爲徐郎亦足矣今旣已成道而猶區區守匹婦諒爲大過行是不名障卽愛緣耳何所稱道哉師太息曰父亦爲是言乎兒稚不學問徒以此一念爲上真所

憫錄幸而偶有成而遽弁髦之則自食也且父所云大過者不則中庸乎哉夫詭跡遷就而詫以爲圓通者父所夙惡也今乃舉以教兒何也學士乃謂世貞曰其言直奪之不祥師自是止宿一氊不復移足亦不令有所蓋覆時暑方酷師暴烈日中夜則當風露蚊蚋羣嘬之撫而咲曰吾不受若嘬者五載矣驟雨庭中潦幾尺許請徙席不可衣淋漓透肌肉或謂師力不可使不受嘬與暑雨侵乎師曰使我不受嘬與暑雨侵者何名苦願也學士意不忍持之泣曰奈何

而神尚不離色身而摧剥之若是不虞病乎曰兒愧不能死死可也而暇病之虞師少不替於貌旣辟食則漸替而中以鍊形稍示瘠而黃其久暴風日中玉色益明瑩眉日益森秀而頰微豐肌體若凝脂學士每謂師體恒有異香雖梅檀沈腦不過也而其氣乃微類松栢者時男婦狂走來請謁師一切謝絕之久而不能已於中表女戚則稍見其重者尋歎曰此非平等法也乃又稍見其貧嫠者誠者然不能得師語間得一二語則中其宿癖愧心往往自誓請洗改而

觀前彌利地集詈噪示之微咲而已其善根以大小受予或香銀牌或塵拂以至栢枝業有病而乞栢枝葉煮水飲者服愈則謂師能愈病師曰吾豈巫尪醫跼耶時學士猶苦疝師指謂吾有術而不先起吾父何也師以久次外家屬有不便者且謂學士名高人或藉以鱗之爲不利官相率毀師謂漸復食而謬憂其不能化去糞以搯封公意而學士聞之恚甚師爲譬解曰仲尼聖人公伯寮猶毀之大人恚毀者徒自苦不能使毀者苦而何刺促校計也八月望之前五

五先生文集卷之六
夕忽以朱篆數字屬學士過我弇園而呼前蛇曰護
龍護龍汝師且化矣可速來則復以籠寘水洞次日
探之無少踪也相與惘然曰是奚在且彼寧何渠能
識古篆更二日而世貞造徐墓學士迎謂師有言蛇
許我十五日早來三鼓大風雨異香發隱隱聞螺梵
聲蛇至矣其始僅五尺餘至是可八尺圍亦倍於初
師握之出蜿蜒庭中殊自愉快也第目睛藍白無黑
珠封公驟見之曰蛇乃瞽者何也次日忽易白而青
珠瞭然矣日馴伏如禪定者且不飲食亡何師以諸

真之所標註經箋來蓋師之癸家未三日而諸經之
失者忽復在凡學士以報我矣至是云復得之上真
世貞不勝喜躬視裝成冊藉以古錦師聞而取視曰
吾且以自隨終而物也一日戲謂弟衡若欲我禪者
化乎將道人化乎衡不能對則又曰而知二氏之化
而不知而儒者化夫乘理而來乘理而去則三化一
也衡以語學士知有日矣九月之二日蜜問學士龕
成否重九吾期也世貞乃促載龕而少叅君治柵享
室外爲蓆屋以待風雨其又三日卽檀所爲高坐召

世貞等之稱弟子者若而人女弟子亦若而人以後
先見各有誨勵語質明疑八戒以授世貞使張之壁
張厚德卽摹梓之首愛敬君親次戒止淫殺三憐恤
孤寡四和光忍辱五慈愛惜福六敬慎言語不談人
過七不蓄識緯禁書八不信師巫外道及黃白男女
之事讀者謂其嚴而端樸而要悉而弗苛淺而有深
旨蓋生人之大紀備矣卽老氏三寶佛氏五戒胡能
喻也其日乃見諸薦紳先生四民緇黃以下至孺
可萬餘人明日復倍之其最後謁者出進學士及弟

復語甚詳唯世貞亦與焉晚學士久之忽淚交於睫
世貞乃進曰非所望於吾師也遂止淚逆收上穆然
而已其又明日具香案進拜宗祖畢乃悉拜其大父
母父母已北嚮拜曰吾叔父在金陵也已復拜其族
屬之尊者與諸姑姊已拜其母屬之尊者已拜叅議
君夫婦已與中外族屬之敵者交拜乃復進學士再
拜之曰吾道賴吾父而就不敢忘也學士與朱淑人
哭失聲夜三鼓謀與學士偕之墓祭徐生而田中誦
佛號者若蜩蟬萬炬晃朗又時相驚大仙出乃帕首

由間道抵墓設祭畢忽袖刀割右髻於几曰吾以上
真見度不獲死遺魄未卽朽不獲葬此髻所以志也
爲我謝叅議君幸啓徐郎之寔而祔之君子謂師之
爲夫婦綱也蓋三示節而後成終歸懋享室西耳舍
命筆墨作書凡十餘紙日高猶未竟學士與朱淑人
拊門而泣日期以午且過而猶刺促人間事若何師
聞之曰遲之俟午而後告我旣告午師具浴竟易新
衣衣之冠劍塵履如恒時出復與大父母以下揖而
別時已預設几案三南向拜者四曰以酬天地西向

拜者四曰酬吾師朱真君北向拜者四曰酬吾主却
入龕料理所投衣物多者出之亦有以授大母母者
復出龕握劍禹步三周呼甌水楊枝灑之額左右取
靈蛇則以鐵籠盛蛇寘龕門左亦以楊枝水灑之撫
頂刺刺語若授戒者蛇亦呀其口以待已閉龕盡解
其黃冠八卦衣授封公以其副授叅議君獨挽左髻
披故衣復西向拜者再蓋是時綿竹鄒仙姊來迓故
也巳西南向揖大母母及諸女弟子謂大父胡不自
媮快謂諸弟子母退悔又曰吾左髻曇陽風小仙吾

行甚逍遙諸觀者亦羨之耶則胡不早回首復屬學士與世貞慎啓閉柵口吾化後母使男婦得近之遂入龕出所書遺教及辭世貞歌傷贊凡四紙以授封公及學士一紙以授世貞復命女僮傳語吾曇鸞菩薩化身也以欲有所度引故轉世耳左手結印執劍右手握麈尾端立而瞑聞柵外哭復張目曰母哀也遂復瞑瞑半時許兩頰氣蒸蒸微作紅潤色而亦少豐下而方以故貌師者其居平與化時少異師所自題有三山眉影珠鬚齒方唇影珠目者每人定時兩

睫以上各有光隱起若珠其所可彷彿貌者僅眉耳時午晷垂欲晏二白虹長亘天額幘觸楊枝水閃閃皆金沙又類列星劍頭火大於升遠近皆見之又見二黃蝶自龕所盤旋久之始去師歌有一雙蝴蝶空栩栩語咸以爲茲應也又踰時且閉龕世貞乃從諸弟子謁辭且泣且自矢而師手劍忽挺然起目微張肩以上隱隱動則亡不人人股栗悚感也退而啓械紙所以訓敕勉厲者二百許言洋洋乎陟降左右矣頃之移龕就視籠中蛇無有也籠口閉如故時柵以

外三方可十萬人拜者跪者哭而呼師者稱佛號者不可勝記龕止享室中遠邇進香膜拜日夜纍纍不歇師化之旬有六日而見夢於學士曰呼王子來我欲有所言世貞乃馳而詣學士與抵足寢則皆夢師來凡再皆夢師來狀貌不可復覩而音聲琅然訓敕敦切其所以語世貞者微少於學士然亦骨肉父子不啻也惟云吾道無他竒澹然而已嚮語若固靈根去嗜好薄滋味寡言語久而行之卽不得毋厭倦稍存得此遠沾沾喜自以爲得則終弗得也吾今長去

若矣雖然吾實不去若若與吾父左提右挈以從事大道毋負我吾誓不令吾父與若獨成也問學儂之誰何人師默不應也而隣婦迎我而以真君之命命我言又當自知之又問蛇何適曰鄰婦袖而歸靖廬矣非若曹肉眼所覩也前是學士以師甲戌過道至道成而拜金母賜日有紀且褒美以示師師日而鐫之一日忽焚之學士乃不敢復言至是請日而固不斬名然奈何竟泯泯不一爲學人地耶且今人間世務鈎隱弔恠不乏矣彼其逞臆於七寸之管者何

限也師頷曰然奚爲而可學士曰吾欲自傳之則避
親欲王子傳之則避疎親則比疎則寡徵毋乃使王
子傳之而吾具草可乎師復頷曰然學士泣世貞拜
亦泣尋醒而與學士交相質無爽也又踰月而奉龕
歸觀龕歸觀之明日世貞與諸弟子過學士謁師成
道處徘徊於庭而得師所鑿井歎曰惟學士與世貞
得飲之世懋亦與沾焉而師今何在也甃下汲弟子
十餘人人盡一蠶甚甘冽也家人從者就甃口之則
餘水濁矣以視井井亦濁於是俱悚息再拜出學士

爲封井而又旬日偶閱佛藏經得所謂曇鸞大師傳
者大師未詳何氏雁門人十四遊五臺金剛窟有靈
異感遂祝髮事浮屠注大集經未就屬羸疾乃歎曰
欲求道而以危脆之軀承之計不亦左哉於是習養
生而聞江南陶隱居先生有仙藥方渡江謁梁武帝
於重雲殿機鋒駿發立傾萬乘爲傳之陶先生所盡
與其方十卷後見三藏菩提流支悟而舍旃遂脩四
方十六觀精誠之極感異香滿室天樂從西來隱几
而化魏宣武異之日之日神鸞而爲立碑紀德淨土

文亦紀之夫鸞師化屈指至於師千十七年矣或往
或來真不思議界也師生而專凝靜謐外若示不慧
者而中實了了其始受書不盡二卷識人間字十不
能一二而既得度上真一切洞徹六經子史趨走筆
舌間無能窺所自他注故兩藏奧義徃徃超然有獨
得者卽耆宿總持弗逮也其持論恒依倫物尤能察
人情識常變學士雖冲虛負大人器而剛腸疾惡每
自恨不能燕汗垢如食在口必吐之師委曲而劑其
偏不調不止以故學士每謂世貞毋論大道卽事事

之良師友也師之從國子舍而見衡讀論語亦取讀
之曰異哉此何書將毋聖人言乎哉衡曰論語也師
曰我固知聖人言他人不辨也又舉中庸語學士天
命之謂性一語而冒天下之道矣試爲我草一論毋
作朱氏解也學士沮不敢下筆亦不敢重質之至今
以爲恨又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者哉茲所以爲
孔子乎勿正勿忘勿助孟氏庶幾行猶矣又曰道自
和光入者乃真門也自無欲速脩者乃真路也自不
妄語始者乃真芽也貢高以求異名躡分以示異證

沈五欲海而托菩薩行彼哉彼哉學士嘗從容求道
師曰但於十二時檢點身心過而已學士漫應曰
覺未有過在師咲曰此一念即過也學士大愧服而
無心有之讀宗鏡錄學士過而拈南泉論六祖衣鉢
公案令作數百許言以報師咲曰近矣而未也手一
札示之大畧謂如來三十二相皆從無相得無相莊
嚴皆由無心作心靜神凝自然之理然後可以當空
迸火紅女血次聞獅子吼三聲纔得如意珠照破萬
象森然所論衣鉢雖即心見道尚未見性成真無心

有得之爲汗下浹體三日不能寢食里有蕭媪者故
上虞丞與成婦年八十去日柱門誦佛書雖家人輩
不知其異一日過師見餐栢枝而咲曰是不食耶何
必栢枝食耶何必不栢枝師遽棄之而呼媪與深語
亡何媪以一封囊使遺師師不發曰此別我也尋媪
示微疾卒其體柔如堯羅綿而師始發封果別語也
後師神遊歸語學士近見蕭媪是猶在脩地也而初
果證矣師之棲徐墓時薦紳先生慕從者投啓於學
士以希一言之規學士爲從臾師度不容已則察其

人可與言者而授之言其精若獅乳之散酪要若烏
號之破的毋不心折意飽而去其示管憲僉志道云
上才學道心欲澹欲死欲慧夫道者知學絕學善用
無爲以誠而入以默而守示趙檢討用賢云行人所
難行是男子事忍人所難忍是聖賢事道人曾記父
母未生前遺下玄珠卽今霜降水落時任君自覓示
瞿太學汝稷云心死欲生心生欲死旣死旣生欲不
死不生古人千篇文字今人證在何處示屠青浦云
大美無美至言無言君直道多聞道之所不棄亦道

之所不載智者不自知知之不言言之不文此道機
也示沈脩撰懋學云人道脩身聖道脩神神在身中
以有情爲運用以用情不用爲脩持凡好名好事交
際往來分別是非一切種種總持善趣亦屬塵緣示
張貢士厚德云欲了生死先了此心無欲無爲卽心
卽道示張茂才定安云太上無生次達生次貴生次
伐生而最後貽書家弟憲副世懋最詳其大要謂道
包天地離有無不出澹之一字存其實則務匿其名
自信篤不論人未信旣承道門卽可便當專志凝慮

以待機緣之至向人且勿言色且勿動若愚若昏和
光混俗而內念凜凜常如帝師對面乃真學道者也
又云吾行之後爲官求道俱不可着一分濃豔氣嗚
呼知言哉是數君子者世所稱賢貴知名長者也其
齒卽最少亦視師倍皆北面順風而稱天師千里之
內有及弟子籍有不及者至於今踵叩未旣也師初
不爲書旣書而八法儼然超灑自得時時在山陰永
興堂室間至於古篆則倉頡以至碧落陽冰近七十
體而天圓采陽之類出自三元八會者不與焉每謂

學士兒篆法受之崔姊然僅一習獨飛白至再習爲
崔姊所咲世貞故嗜法書嘗見師篆而悅之頗出篋
中佳帚墨求書師旣許而謂學士彼奈何不好字義
好字跡不敬心師敬經師以故世貞不敢數數請而
所書金字心經性命三十二體以貽世貞及如來七
十二字陰符諸經留學士者吾不知三目老翁如何
於籀斯大徑庭矣學士間謂師何所受書與文義所
由解師曰此皆妙明中物唯靜而無欲者能一以貫
之師所教人習金剛心經黃庭內景道德陰符以爲

身心要謂參同悟真不言黃白男女而諸解者流而
爲黃白男女以悞世人故於八戒末志之而不亟亟
令人受以此

王世貞曰余嘗讀真誥觀南嶽紫微諸真所周還司
命楊君者庶幾與師遊埒然彼不晝日見見不令它
人跡之而其語僅口受至楊君乞一真文之書而不
可得乃又塵塵身中事而已於竺乾聖諦了無涉也
禪者言性而不及命玄者言命而不及性儒者言有
而不及無至於末季若管美瑣瑣者借世法而符籙

之竊世竊而服食之欲以是超世而垂不朽抑何蠢
管測也淨明依忠孝悟真趣禪那祖庭及中庸見以
爲鯖五侯焉雖然猶不能無芥慧闕也若乃謦欬帝
真蹈籍塵滓光顯博大精微要眇悟性至命並行不
悖如洪河飲如甘露濯方外得之以洞三光方內得
之以維九則有舍我師奚適哉夫鸞師之在因地亦
遼邈矣忽往忽來屈伸臂項以是知古先生之語毋
誑也不然而我阿那婆羅吉低輸胡以降至尊而喋
喋濁世哉學士謂世之操觚翰以求從事師者非鮮

吾紀之十不能一臆也畧矣然而不敢誣也世貞則曰奉師誨無務文其言今傳之固矣然而不敢飾也夫不敢飾不敢誣以偶有傳而後之志道者縮縮如有循庶可以報師一領也已

皇明五先生文集卷之六十

終

皇明五先生文雋卷之六十一

如臯

蘇文韓弘道選

張玉成成倩訂

王弇州先生正續四部稿

四十六

傳

胡觀察傳

觀察胡公僖者字伯安一字子祥胡之先爲宋國子直講瑗所謂安定先生者始家湖州其後避元季亂徙蘭溪遂爲蘭溪人五傳而至公父贈儀部郎中富

贈公以忠信治賈業旁落計無所之欲委公於醫以
紓家困時甫卅已悉讀素問靈樞和扁諸家言矣一
日忽自奮曰醫豈論不知秦越人卽所治必自吾手
能幾何孰與夫大丈夫天大則宰天下小亦一方少徇
慮而起數百千人死豈亟改治儒贈公竒其意而許
之治儒之未幾卽以屬文冠其儕補博士弟子故太
宰唐文襄公薦養母里居聞而召見公公時袒褐躡
屨以進然神彩秀澈英英照四坐坐客盡傾文襄公
顧謂客曰何物孳孳兒國器也有弱息必以歸之文

襄公詩文兼採精而得聖人子乃又窺耶文襄意奪
然歲時問遺公無庸曰當是時學使者少傅雷公禮
試公文居首而闕學使者太子太保朱公衡道過之
雷公雜公文於它卷以嘗朱公朱公獨拔公文曰鷄
群鶴也何必仰吮鼓翼而辨雷公大咲語公姓名以
相矜賞唐公與雷朱二公世所稱人士模楷者也是
歲公遂舉鄉薦在公車者十載所而後成進士公故
貧進士祿薄而迎贈公及母鄭邸舍中日治二年一
在市場白粲鮭炙以薦而一在所與婦共脫粟苦蕒而

已俄鄭病篤公晝宿泣而籲天尋不起毀瘠骨立奉喪與贈公歸服除補禮部儀制主事提調會試爬搔其弊得便宜十事將上而報贈公計公痛不及視含毀逾於喪母鄭時公先後治喪貧甚勉自力而已不以豪髮煩有司再補精膳主事遷祠祭員外郎遂爲主客郎中虞俺荅請款塞衆難之不欲許公獨是許款者於是諸頒賞典冊俱以屬主客事悉辦竟俺荅世無害政府乃大才公調儀制郎中亡何 上崩 莊皇帝登極時朝儀久曠絕事取公裁與諸覃恩賜

赦 山陵經筵幾務勞午公應之沛然且當有九列除而慶王襲封之事起慶王者薨無後諸郡王於支遠不當襲而近者乃中尉賤例不封中尉故富行萬金中常侍桐喝公公固持不可則以謂尚書急乃籍口公於是取中旨特予中尉王而公出爲湖廣右叅議治稅糧時大水獨荆襄災甚公旦夕行部精心區畫其賦得減省卞之四民以大悅而其地故悍相籍也父及諸弟在焉公平視之每行部無加禮有子試武昌公如弗聞也以是失悍相心願指漕使論公督

王分生文集卷之二
漕綱不稱職公視他道獨先期亡可警者顧鐫秩得
雲南按察僉事其治兼督瀾滄金齒騰衝兵巡與緬
甸隣緬酋強而貪念大理饒欲割之而宣撫刁某父
死兄弟爭立兄自度庶子不得立則媾緬人將舉兵
合而窺大理公請於臺為文檄之其畧謂而自恃強
不過明一荒郡耳且不聞而之先以三十萬衆殲
西平侯手無噍類耶卽不量送死螳螂之斧見我車
轍立靡矣緬人得之氣懾不復吐乃以單車馳刁氏
所中分其地咸解散如約臺使大悅上書稱公仁勇

有安民畧遂復故官再遷按察副使凡三政皆不離
滇中拊循其吏民若赤子所經歷雖深山窮谷能識
公曰胡佛子蓋以其慈悲善度人故也然公務持大
體不為一切迎合臺往往目攝之不顧而同列之文
深意忌者見以為桷鑿不相容屬大計臺疏以不及
論然尚謂公滿腔皆赤子公咲曰彼以其鷹鷂易成
鸞鳳耶吾用赤子歸矣遂致仕百城吏與其老弱牽
衣填道曰公毋弃我則又泣曰公果弃我矣公歸而
悉出其餘俸置酒宴親戚閭里不為差殺然後以次

周恤之衣者食者鰥弗室者死弗歛葬者亡不滿欲而去然益自卑卑人所爲德唯恐其忘之所爲德於人惟恐其不忘也性尤惡殺生當省試時謀徙僻地得潘氏圃蟻群聚於室以數十萬計童子構火欲焚之公蹙額曰以我一夕安而輕數十萬命吾謹避之耳亟返故居暨入試窘三書義至乙夜矣甫就而螳戢戢筆端不可逐久之始別構四經義思忽坐溢如泉湧螳亦絕不見旣高薦司試者迎謂公四經義殆神助耶公心知爲螳報益謹於物命所全活龜鼈螺

蚌不可訾數嘗有遺公鴛鴦者公意放之水濱則復落罟師手棹而至湖心遇風舟幾覆客咲之公亦不悔遇早朝卽盥漱熟水亦必躬蘊火手盥自給恒謂朝我職也而勞人不可馭三尺童必從禮信絕不施鞭朴間一訾數小過輒自悔何以使彼勝也其視所部若家視部衆若家人人亦不忍欺公以故所蒞官事治公雖溫然長者然遇不可必激而遂其志以故公易於下而難於上論者擬公孝謹類石建平恕類劉寬直節類汲黯雅量類陸象先止殺類白居易其

鄉人則曰吾不識所擬諸賢第公乃里中章尚書耳尚書者文懿公懋也公少羸自念以身貽二大人憂甫強仕卽絕房室今六十有幾矣貌頰臙白而髮鬢視聽飲食步履不衰倦如四十許公爲詩文宏壯滾滾數千言若建餅然不以名諸人取自適而已至子應麟而始以詩負海內稱

弇州生曰士有不愛其身以成其是者次亦砥節飭行能自樹見不泯泯其下乃掉三寸舌操七寸管雌黃月旦標顯而群趨之卽不佞還願爲之執鞭孔子

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夫躬行君子舍胡先生奚屬哉仁心爲質禮行巽成事不趣名語不微識雖非宦所由顯然於國家之元氣深矣

趙烈婦尤氏傳

趙烈婦者尤氏見之名家女也王父宜春令敷父曰某烈婦生而淑美善女紅通曉大義少字諸生趙一鳳一鳳父曰鄉進士鏞讀書嗜酒不別生產以至卒而一鳳其第四子貧不能授室脫身贅於尤時烈婦

甫十六耳卽日夜機杼間以佐一鳳讀遂補博士弟
子有雋聲然三試而三不利竟邑邑病死烈婦將殉
之旣而強食曰弃君之二孺子而以從君君寧與我
亡何二孺子殤烈婦益大悲痛曰可以從吾君矣旣
而復曰君猶未葬也吾忍暴吾骨則徙之墓所視
治土方中日夜拊棺慟哭行者聞之爲咨嗟墮涕而
諸中乃有利烈婦之嫁以其聘橐者謂人曰彼姝少
且艾誰能容彼父也則又訾其目曰彼盼美而流烏
能父也烈婦聞之大歎吃曰吾何知色人乃以色疑

我而又目我夜就工所取石灰合許手接父之血出
清灰立枯矣利烈婦嫁者大愧悔無地而烈婦目楚
痛益劇度必死寘一棺自隨可歲許視一鳳葬畢卽
自縊有抱而解之者復觸石頤裂且死乃仰卧棺中
喉喀喀已而死矣當烈婦之目柱時呻吟小息輒自
謂吾楚痛劇矣而中甚安然則烈婦之死也其中當
更甚安耶烈婦死數年御史使祀五貞祠而爲上書
天子旌其門曰烈婦弇州生曰始劉子政傳列女而
范燁氏因之然於媿行嘉言無所不談若列傳之例

云而後世乃有婦而稱節者若烈者女而稱烈者不知所由始亦不知節烈所從辨揆之周公謚法本文未盡富也大要節則終一烈乃能殉一者恒也殉者變也恒則以殉爲一變則以一爲殉若趙婦者無所不兼詣者也說者又謂吳於士爲天下沃而崑居冠焉以故不能盡被周南純白之化今得一趙婦足以洗及采風者之疏上而天子之詔下嗚呼沃自是不爲累哉

山東左叅政贈中大夫太僕寺卿馮公傳

馮公者其官山東布政使司左叅政也而治漕事卒而贈太僕寺卿予誥封尋以公滿叅政考贈祖父太中大夫亦予大夫誥叅政法不當贈贈法不當得誥而今得贈及予誥者漕河南告成天子大推恩任事臣獨公最久而前後功又最高以卒故惜之甚其被恩澤有太臣所不敢望者嗚呼馮公可謂遇矣公諱敏功字元卿其先居海鹽之大易里改隸平湖已而徙郭中遂爲平湖人王父遂平令俊父汝弼舉進士授行人擢工科給事中以直諫謫婁更大邑令晉

守吾太倉再管揚州同守中辭罷以公考最封按
察副使得贈如公階者也公生而明穎通古今文集
十六補邑諸生十八從其父太倉與諸生雋異若凌
尚書雲翼徐太僕彥言副敦張憲副大部相切劘爲
制科業而不佞員忝公同齒參其末公是時秀眉美
姿馳筆而長鶩母能當者還爲諸生試輒冠其曹偶
廩學宮然大試輒不利時揚州公已謝事歸而治生
又以其美贍宗黨公一切佐之三十始舉其鄉第三
人上公車報罷亡何島寇來迫平湖前是平湖城矣

行多公資力而至是復佐其令憑城爲備禦計甚
詳寇去而有援兵乘間爲虔劉者令以爲倭也懼甚
公授甲家衆夜坐立睥睨間質明而辨兵乃愧退鄉
人避亂爭入城城人虞不給時臬使方按部衆謬傳
且逐之群咻使所公聞而往以片言折之解當是時
微公幾巨測凡三上公車乃見收射策高第明年授
禮部祠祭主事詔選良家子充後宮公在行獨不擾
座主拜相者所親道士以公役騷擾道路公伺其歸
而責笞之相怒甚召公詬曰若不知我門下客而笞

風雨彌旬水瀑漲諸塞盡潰湖與河一來攻邳公時
按部邳下令土其門水勢重不能禦公卽解衣裋襦
囊沙而塞之諸從官吏卒市人爭效公圍沙皆滿水
遂巡解公乃行視諸決口皆就塞僅月餘而水復漲
敗闔家口以西半戈山左右堤百餘丈公又築之自
是隄土漸堅實不受侵矣會徐州靈璧諸州邑舊堤
潰公又受計大吏所獨治者南自曲頭抵青田八十
里北自陸灣至呂梁四十里所與監司曹郎合治者
直河以下南岸凡九千丈又自茶城踰華戚山曹築

單堽一百六十里以通衛漕河之閘者諸經畫版築
榑木薪土之費與獲視斥埃約束唯公行之最精監
司曹郎咸取則焉公素菲盛當其治河時往來寒暑
無間齎糒胼胝見者莫可辨議始遷河南左叅政公
於職不專治河而其地與事亦故相關撫按臣聞而
喜曰吾可高枕矣而少年喜事者欲從加口穿葛墟
微赤良城等山抵南北大湖中界兩長堤爲運道以
示竒徵公與議且屬之公念諸山道約二百餘里多
磐石礪砂不易鑿大湖相連十四不易隄民力之幾

五先生文集卷之六
何而虐用之持不可乃寢而喜事者意未已別欲繇
海通膠河其視漕稍極而中皆高嶺巨石東土瘠人
疲不勝後甫舉事而驚潰者再矣乃移公山東公議
以膠功不易興且不易竟卽竟亦終塞縣官故不乏
金錢奈何悉捐以填無用而動此數十萬人力也撫
按臣采公議以聞時柄相獨擅民前後授指於喜事
者怒而下書切責人或爲公危曰內意堅且實才公
以治河顯而弗以治河終之禍且及公公歎曰吾豈
不念禍爲 國家計重耳度必不可已始就役尋具

如公言費至十三萬金而無尺寸利柄相稍恧沮用
廷議罷之然猶謂人馬參沮如今又沮膠者何也豈
懲昔軼掌故倦耶公奉歸職職所治稅糧時久已困
不給爲平亭其額募墾荒土流民占籍者萬計已而
念揚州公老病乞休歸朝夕侍湯藥揚州公得公而
喜爲加食無何竟卒始公失其母屠淑人戚不廢易
已失繼母徐淑人易不廢戚然皆在壯時體猶爲之
柴瘦而揚州公用老壽被服金紫極園池亭榭之樂
其卒也公親視含歛虞祭當葬日送舟千艘人以爲

五先生文集卷之六
無憾而公業五十餘矣孺慕益篤雞骨支牀幾不起
服除久之薦者相屬乃從田間起仍故官改佐漕運
公時苦宿痼未平人或難之公奮曰賴上恩得治
私今不以爲不肖而屬之大寄吾何忍負且嚮者親
身也親已背矣身當爲朝廷有遂冒暑抵淮淮之
南故有邵伯寶應高郵三湖相連爲巨浸漕舟過者
往往多漂溺因議濬內河通之御史大夫王公廷
疏上得請而公至卽任其艱巨者與北部羅君共治
公於河事故心通而役者皆習公能工以大集公益

不愛其精力水陸奔走且旁治賦訟覽訊牒至丙夜
不休五鼓卽起以爲恒尋馳督漕舟自徐而濟凡七
晝夜遂昏曠不復省已而稍蘇還進醫藥微効復出
勉治事病寢劇見其婦曹與子相對泣猶呵曰人孰
無死吾幸獲以勤事死何恨叩之家事張目不答而
趣羅君至曰內河成於國計甚利第太逼湖湖善
潰而隄薄萬一如瓠子數百里魚鼈矣幸爲別創堤
衛之已而顧其子曰吾死死必有賻汝却而歸諸官
羅君色慘沮謂公堤吾職也毋足多慮若子幼何以

語我我爲任之公徐曰有家弟在羅君別而公以季
夏望日之午整衣冠端坐而逝春秋甫六十子一卽
伯禮補邑諸生以稅文著公性孝友揚州公嘗卒邁
盜公已脫冒鋒刃而出之愛其弟敏効尤篤事相師
產相讓也與揚州公俱善治生而至饒乃能以義散
施不吝平湖之人至今感稱公之子

弇州生日馮公所謂能捍大災禦大患者非耶淮之
人相率而祠祀之也公於他功績甚多不志志
其治河者於此不爲

利則勤躬盡瘁至死而不爲已真純臣哉玄冥之勤
官而水死何以異也乃國家之報勞臣厚於汲昌
而薄於王延世蓋裏之美

秦侍御傳

秦侍御者名嘉楫字少說世爲上海人父曰封修職
郎振之母王夢有龍蛇興起庭中寤而生故別字曰
阿龍君貌瓌偉領瞻不凡十五工屬文母之兄有子
而私之欲進之諸生而不能謂君貧可以賄使代試
也從容語君母兒能代吾兒試補諸生者以二百金

助膏油費君方肄里塾呼而命之君怫然曰舅誠忍
乃欲舉甥畢生業而棄之以奉昵兒一念耶徑出不
顧其師沈聞而歎曰真國器也君學久已成然不輕
出試有司居恒謂其父入學官易耳易其人將無不
易其出最後邑以訟事因君父試君文而竒之得解
再試補邑諸生爲通人學使者司理洪毗令秉壺
所賞歎業已弱冠矣後使者植益竒君廩學官亡何
舉於鄉名在魁選又七年成進士授行人使周進止
儼恪不失尺寸周王心異之奉器幣直以千計皆辭

君受乃衣以一狐裘曰氣栗烈矣幸使者爲道途計
君不獲已橐而行至杞寓其同年王令以啓還王曰
某賤臣也何敢干王之御服且南人不能勝塞外寒
故御史大夫吳興張公時撫其地聞而重之後長臺
事而君已用行人滿人爲監察御史張公謂太宰安
陽郭公誰令公解授此御史廉吏也不以藩王一狐
裘自濡君自爲諸生時已有澄清天下大志旣入臺
氣益發舒無所顧避俄督視畿輔出所轄三宮子
粒隸少府屯糧隸大農牧園隸太僕餘則親王駙馬

外戚中涓營墅錯列如繡時時有所侵牟逋積歲恒
數萬君一切以柱後惠文彈治之威備備奉法歲課
時上嘗以間按行諸邊覈軍實以十非選障堠不飭
以語總督大帥某巡撫中丞某曰唯唯而已君揣虜
必深入入則何以應之某曰且請嚴策勵督撫
而又其任毋得視爲傳舍云何果闌入所殺虜過
當督臣確死撫臣成乃始歸君先見太宰綠嘉靖初
議三途並用於是郡之佐邑之長多以歲薦之士充
之而君行部延見其人皆需次入齋幾不任應對又



皇明五先生文雋卷之六十二

如臯 蘇文韓弘道選
張玉成成倩訂

王弇州先生正續四部稿

四十

補史傳

補蔡子英伯顏子中列傳

蔡子英永寧人元末嘗舉進士由選人需次還里而
是時擴廓丞相兵畧定河南開府辟子英叅軍事累
薦遷行省叅政猶不離承相幕元數兵與

明角不利則從之定西復敗於定西與丞相相失單騎跳關中轉入南山

明使使微捕得子英傳詣京師渡江一夕亡去變姓名關中爲人賃舂久之復見跡械過湯將軍欲以兵威懾子英長揖不拜湯將軍怒抑使膝坐不肯火療其鬚且盡卒謾罵自如子英有妻流來洛陽道欲見子英子英謬曰吾故鰥耳卽無鰥而使有妻不相愧見耶已遂至京師

高皇帝令置外舍沐欲官之子英退而因舍人上書其畧曰

皇帝恢廓宏度曲宥亡國之臣不自死慚負

皇帝往者軍敗見俘漏命刃下荆棘之息延及七載重勞吏卒按捕自外大化復忤貴臣萬分不足以辱膏斧

皇帝不卽下司敗使得以衣冠待罪外傳傾否賜新授骨封肉

上恩德死且不朽臣有痼疾迷於心志藥石匪解竊謬惟少本書生奪志行伍過辱北帥知薦仕底七命

躍馬食肉十有五年進不能效尺寸陪國家之論退不能畢命枹鼓以愧封圉之臣一邁板蕩覩顏失節皇帝既不昭武功踐華也宇窮髮臣縉堅甲利兵宿積陳廩猶以爲歎於志下有司飭學校褒予死節風示後世豈以耆俊盈列待臣爲多令亡命俘虜玷維新之化哉

皇帝幸哀憐臣毋血藁衝而以投瘴海禦魑魅無人之境臣若茹齋書上

高帝益異之陰戒舍人謹事子英亡恙以旦夕聞起

居毋令天下謂吾有殺義士名一夜子英大哭不止舍人問之曰吾自念故王耳乃具狀聞

上歎曰吾何苦一蔡子英彼喋喋泉下誓我哉縱出塞追故元王於和林

逸史氏曰語云君行命臣行志豈不以

天子之威極於僂身止矣勝國諸大夫委狗銜鉞然未有併其身全之者夫節士所守不見奪人

聖主所風不奪人守則

高皇帝之謂哉

伯顏子中者其先爲西域人嘗從宦遊江西家焉而子中少好學業成五舉有司薦不第行省辟授西湖書院山長遷建寧路教授授諸生經子中固以文起教授而慷慨談兵饒技畧而會江西盜起行省馳拜子中都事使扞治贛州子中從諸生趣贛贛已破爲漢子中倉卒募吏民與漢兵鬪城下不勝吏民死子中獨身繇間道走閩而閩帥陳友定方聚兵欲以守報元固熟子中名辟之授行省員外郎子中出奇計以友定兵復建昌因浮母紙大都獻捷遷行省郎中

再進吏部侍郎持節發廣西何真兵使救閩至則明廖將軍已破降何真子中跳墮馬折一足不死致軍廖將軍欲脅降子中不屈義而釋子中
黃冠游行江湖問元之故臣義人哀憐
傳致食

而
明皇帝數徵求子中不得則錄取妻子
中竟自匿不顧曰吾元臣死元固分何事
購鴆自隨曰此以志也會事稍稍解子中
中而上令郡國臚舉故元耆碩令不應者

布政使沈玄司子中歸狀密言之

上使使持 詔以幣聘子中使者至子中喟大
死晚矣乃以

詔汚我歌七章祭祖父師友仰藥死

逸史氏曰嗟夫介哉伯顏子中也其間關險阻躓而
愈振何與廬陵信公異焉天下盡屬明分已定父子
中亦幾無日哉處死矣

詔至乃引從容仰鴛竟示不臣忠之時也而諸薦紳
先生薄元虜謂亡所當徇於乎虜不得若臣哉

補陳友定擴廓帖木兒列傳

元亡其大臣伏節死者若福壽大夫矣而余闕
黼鞬則咸捐身而徇守海內稱焉是時

高皇帝兵甫下金陵不銜及於致旌大夫豈非風勵
勞來之微哉屬天下垂定而所使使北招察罕父子
南諭陳友定咸被扞禦察罕歿擴廓隨振帝所蚤莫
不得高枕始赫然因兵威誅之然不得以寸削加擴
廓友定則被執死耳竟不得辱身而易志彼二三君
子者起農賈奪所業而兵非有父兄服休之素也從

市人子弟約束烏合非有吏士之守也竿旗而擾非有武庫之利也一旦委質雲蒸龍變中原之墟去元而復爲者十有餘歲閩粵中立兵革之間越山海而委輸彼其反掌豈非爲陳張所爲豈不易易哉擴廓躡立間關百折而北趨友定驅妻子駢首東市乃其喻于節明矣元史不爲友定立傳傳察罕亡及擴廓吾故爲二臣傳

陳友定字安國世爲福清人少徙汀之清流遂家焉友定始業農其爲人勇沈喜游俠擊斷不復問家人

有無要以僭驅徇急行其志而已衆憚服之又樂也爭願爲役至正壬辰盜起海上勢且及汀而汀判蔡公安募吏士乘城守友定以鄉里弟子見緩頰談軍事公安竒之授黃土寨巡檢從討延建邵諸山寨賊平之遷清流簿尋爲清流令己亥陳友諒遣其將康泰取邵武邵克明寇汀州友定以總管禦之戰於黃土盡獲其部衆克明獨身跳去遷行省叅政辛丑克明復來寇逆戰敗之遂開省于汀州遷左丞甲辰繼開省延平遷行省平章政事悉有閩中八郡地勝兵

數萬人方國珍等來寇敗其師胡深既降明爲明攻友定逆戰於錦江大破執殺深閩所使大都道絕友定卽歲時多遣貢舶繇海道取登萊約以拾達三四元王嘉之下優詔慰諭友定戊申

明皇帝遣將軍胡廷美取我建寧亡何將軍湯和以大兵逼延平兵垂發齋書諭降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取血寘酒中盟諸將慷慨飲之誓以死報元亡何明兵至夾水而陳友定前戰不利歸謂諸將敵千里遠鬪氣銳慎毋戰戰徒多殺吏士爾吾墉山而塹壑

蓄軍器飽士爲持父困之伺間以動衆曰善遂乘城守勒吏士日夜擊刁斗被甲偶立不得更番休息怨甚而友定更疑蕭院判劉守仁有二志奪其兵守仁降士卒多踰城走者圍十日會軍器局火炮聲發明兵疑有內應急擊破之友定知事已迫乃與樞密副使謝英輔參政文殊海牙訣曰公等善爲計吾自死元爾坐省堂按飲仰藥飲訖英輔與達魯花赤白哈麻具服北嚮拜自經死文殊海牙等開門降兵入輿友定出門俄值大雷雨復蘇其子海自將樂來就

死并執送

京師

皇帝面賜語曰元已亡若爲誰守殺我胡將軍又不
內使者今何憊也友定志曰已矣亡多談安能加死
我乎遂併其子棄市

擴廓帖木兒者潁州沈丘人也別名王保保少育於
舅察罕帖木兒遂子焉察罕故元別部後沈勇而好
義善騎射至正間盜四起山東詔發諸道兵討之不
利察罕與羅山民李思齊結鄉里豪傑前擊賊累敗

之河州察罕汝寧府達魯花赤別將無所屬部下且
數萬人轉戰至關中勢大振而盜李武崔德陷七盤
盤州進攻商州察罕以兵來援大敗之進陝西行省
右丞丁酉敗賊於興寧路又大敗賊於壺關冬白不
信大刀敖李喜入興元遂入鳳翔察罕擊破之復二
郡賊迫入蜀戊戌而復涇州平涼移兵守鞏昌別部
賽因赤復晉寧走王士誠遣關係擊賊於高平大敗
之斬獲萬餘級懷慶路總管周全叛降劉福通敗我
師於盩厔城殺伯帖木兒遂圍洛陽察罕登城責之

乃退詔進行省平章政事得便宜進止巳亥大發諸道兵討劉福通圍汴梁三月下之福通挾其王走安豐庚子詔平章守羅帖木兒守真寧守羅遣保保等間道趨真寧守者不納遂以兵圍城察罕救之敗其兵自是與守羅患相攻辛丑詔和鮮之各還鎮夏遣擴廓領糧二十萬碩於京師悉發兵鐵騎凡數十萬討山東賊下井陘出邯鄲過磁相衛懷慶白馬水陸昌進平冠州遣擴廓會虎林赤關保濟賊二萬人來奪擊却之圍東

等

同濟賊二萬人來奪擊却之圍東

平田豐出戰大敗遂降遣為前導降棣州俞寶東昌王士誠楊城併其兵攻益都壬寅夏白氣起危宿掃太微垣占失良將益都被圍十餘月且下而豐士誠者陰通賊誘察罕至營勞軍刺殺之叛入城事聞贈察罕忠襄王謚獻武有司為立廟歲時祀弗絕而以擴廓帖木兒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代將兵擴廓既巳將大痛憤享士日夜督攻城拔之獲田豐王士誠剖其心祭察罕墓送賊率陳孫頭等二百人於大都齊地平癸卯守羅將竹貞據陝西

遣貊高合李思齊兵攻之竹貞降李羅復來掠冀寧
擴廓自逆戰逐北獲其將烏馬兒殷興祖甲辰李羅
犯闕逐皇太子走擴廓遣關保等十餘萬騎討之取
大同而李羅者爲其下所殺詔封河南王總制關陝
晉與山東迤南諸郡諸王各受馬南討先是李羅死
皇太子還京欲遂因擴廓兵威挾廢上自立擴廓微
知其意至京可二十里外勅吏士散就州邑食而獨
身從太子朝太子以是陰恨之而李思齊張良弼者
故察罕行也耻爲下舉兵攻擴廓部將關保竹貞貊

高亦誦知太子恨狀輒叛以應制詔削擴廓削其官
李思齊等就討之得分其地非天子意也然擴廓持
臣節不敢抗貊高等前攻真定不克退而會

明大軍逼河南思齊良弼各散走亡何貊高關保攻
晉寧擴廓與戰覆其軍擒二將以聞詔誅之加擴廓
太傅中書右丞相徵其兵勤王戊申

明大將軍徐達常遇春逼大都元王走應昌擴廓自
太原悉兵來救其前萬騎壓

明兵而陣甚銳達與遇春合策夜掩襲擴廓倉卒得

驕馬帳後走出塞盡喪其精兵十萬人馬四萬匹山西地歸於

明已酉尋收兵涼定西與大將軍達遇夜率萬騎掩左丞胡德濟營衆擾亂達自救之乃定次日力戰至脯擴廓大潰死及降者八萬人馬駝牛羊數十萬擴廓以數千騎走和林見元少主任以國柄久之大將軍復出塞擴廓悉騎卒死關大將軍敗歸又數年乃卒

明皇帝有江東時屢遣使者遺書幣甚恭至輒留不答後招之亦不復顧

明皇帝以是心敬擴廓一日宴謂群將士曰諸君度誰爲男子者曰常國公所將卒不過萬人而橫行無留陣處耳

明皇帝曰是遇春耶不然吾得而臣之吾竟無以臣王保保其人男子也竟冊其妹爲秦王妃也

外史曰當祭罕之圍汴而走劉福通江東僅有濠耳字羅訶而察罕內顧是字維代爲江東間也其破益都而如山之鐵騎壓江東立廢矣田豐王士誠之刺

行而擴廓悉力而僅勝是二人代爲江東間也夫旣以誅字羅靖內難而江東之舉友誼九四而擴廓之力小弱矣太子乃以欲速之私然而分其將蓋退削者踰歲雖幸而稍振而十不能支江東一矣是太子又自爲間也嗚呼以一江東之微而養之使疆皆元爲之非元爲之天爲之哉

皇明五先生文雋卷之六十二終

皇明五先生文雋卷之六十三

如臯
蘇文韓弘道選
張玉成成儔訂

王弇州先生正續四部稿 四十八

史傳

中山王世家

中山王徐達者鳳陽人世業農至達而少有大志好
武事達爲人長身高額色沈毅剛決其儕伍咸莊
憚之時郭子興據濠梁稱滁陽王而

高帝爲其部帥用事達杖劍往從之一見語合收置
麾下嘗從畧定遠張家堡得其兵三千人已又從襲
橫澗山寨得兵二萬人時達年二十二矣所委使必
効而又時時以王命召達

高帝大悅曰此國器也授鎮撫使位諸宿將上尋從
破元兵於滁州湖再從取和陽拒殲其援師皆有功
而賊帥孫德崖亦與令已復有隙軍且闕

高帝乃馳單騎往撫之爲所執而子興前已誘執德
崖於是達請以身之德崖軍代歸我來公子我亦

歸而孫帥

高帝始得脫而子興業飲德崖酒縱之返達亦得脫
會滁陽王死

高帝爲大帥達益重從下俞通海等水寨與蠻子海
牙相距達別率精兵數千取溧陽溧水二城斷其肘
諸軍前薄蠻子海牙軍大破之從渡江拔采石檣太
平與常遇春皆爲軍鋒冠而達獨參預密謀進止尋
從破擒元將陳桀先復大破蠻子海牙乘勝下集慶
路

路

五先生文集

卷八

二

高帝稱吳國公將欲達而少之乃會諸將陽責達等以不能戢下召軍正使定罪達等頓首請死乃赦之而命達率諸將攻鎮江一鼓而下走苗帥完者儻平章定定號令明肅城中偃然不知兵達自是專爲將矣置淮興翼元帥府於鎮江達領之時張士誠王平江誘我降將陳保二以叛遂發舟師自常州來逼達禦之敗其軍于龍潭追奔至常州請益師于高帝曰賊窘矣可破而有也

上以兵三萬益達達乃分其軍爲二薄常州而壘士誠之弟平章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與諸將計曰士德勇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爲三覆以待而別選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徼士德兵旣交均用鐵騎橫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遂大破其軍殺鹵以萬計進圍常州不下

高帝乃故奪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達曰虐降失陳保二老師孤城吾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勉思補前過大善不者三尺不貸汝因復益以精兵二萬而新附長興卒七千人從其帥叛降士誠達乃殺國合

四營兵爲二以相救佯示弱狀士誠兵直攻達達縱
兵大戰而外營常遇春來應夾攻大破之凡五月而
常州下達別將輕兵取馬馱沙以爲靖江縣進攻寧
國府破走其將謝國璽寧國守臣楊仲英等堅守不
下
高帝以大兵繼之仲英降得士卒十餘萬人馬二千
疋復以輕兵徇宜興縣別道下常熟距平江不百里
而軍平江大震已復與平章邵榮圍宜興分兵塞太
湖口援道絕宜興下時

高帝以重兵定婺處將畧有浙東諸郡而陳友諒之
大將趙普勝以兵陷池州復進據樅陽水寨數往來
窺伺

高帝念不及援而達遣其將選精卒襲敗之普勝奔
舟走復追擒其部將獲賊艘數百遂復池州捷聞
高帝大悅謂微達何以紓我內顧超拜奉國上將軍
同知樞密院事亡何

高帝取無爲州達以兵自無爲夜掩浮山寨破趙普
勝之別將胡總管於青山窮追至潛山復破斬陳友

諒之郭參政下潛山分兵守之達還填池州而
高帝諜知陳友諒且犯池命僉樞密院常遇春以兵
來助使使語達友諒旦夕至則重覆於九華山之下
而掩其後可盡取也達乃與遇春筭選卒萬人伏九
華友諒至盡銳攻城城中成鼓大噪伏盡發而城中
兵應之遂大破其衆斬首萬餘級生獲三千人遇春
曰此勁敵也不殺爲後害達不可以狀聞
高帝報使者天下戰方始毋多殺多殺是逆距之也
而遇春則以夜坑其十之九

上不憚命悉縱其三百人歸友諒而曰此吾不壹將
之故也達自是專爲大將矣陳友諒旣陷我太平遂
盛兵壓建康

高帝設竒大破之達時將南門外兵功最多遂與馮
國勝等追之及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躡其
黑旗軍復太平遂取安慶尋從

高帝取江州陳友諒走追破之別將兵屯漢江之沌
口過沔陽戰艦進中書省右丞洪都降將祝宗康泰
及大帥鄧愈走達以沌口軍還討定之宗走死
泰

送建康達移兵圍廬州而亡何友諒失洪都而憤悉其衆來爭樓船高數丈圍之數百重

高帝亦悉師溯流逆之趣召達自廬來會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諸將湯其前茅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振旣而達舟深入中敵火撲之更進戰復破敵而退時友諒兵尚盛帆檣後先不見際

高帝憂之謂左右卽不利奈彼乘勝何旣而曰得之矣吾以達留守緩急可自全也夜以兵符授達飛舸還建康達至申約束嚴斥壘示以銀符若不知有外

兵者而

高帝已破誅友諒矣師還卽

吳王位置中書左右相國正一品時猶仍元號尚右而達爲左相國拜日

上召而諭以元政之所以失且用怠終爲戒達等頓首謝復從平武昌還復諭達等以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今者紀綱法度粗若有緒顧其間或未盡善諸公宜執正論爲更張毋使有旣往之悔於是達與右相國李善長相與孜孜推明之稱畫一

焉亡何率兵討廬州左君弼君弼走安豐遂取廬州
獲其驍將張煥以君弼妻子送建康進兵下安豐君
弼走汴梁亡何率兵徇友諒屬城之在荆湘湖南北
者兵至荊州友諒守將李元德遣叅政傅友德徇夷
陵歸州守將楊以德楊以從將徇潭州土酋易華
降徇辰州守將周文貞以破之文貞走徇寶慶守
將唐隆如文貞破之隆走徇湘平召還大會師建康
計所討率常遇春等以水陸兵徇張士誠淮東郡邑
首克泰州得其將九十兵五千遂徇興化降其敗將

李清會張士誠犯宜興以都督馮國勝攻圍高郵常
遇春攻淮安別將守泰州而達率中軍精卒渡江走
宜興破擒士誠兵三千餘宜興圍解國勝中高郵守
將詭約降使入受受之皆見殺

上怒撻國勝而趣達移兵會攻克之俘其將帥千餘
人卒稱是復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破其左丞徐義
兵於馬騾港獲卒二千舟百艘遂進薄其城守將梅
思祖降獲兵萬餘馬千五百足糧四萬石元將樞密
同知陸聚舉徐宿二州以歸時安豐復爲元守達進

師取之走其右丞圻都左君弼元將竹貞來援大破之獲其兵四千馬千匹大相擴廓帖木兒窺我徐州達復大破之所俘斬萬計淮南北悉平

高帝與諸將相謀討張士誠右相國善長以士誠兵尚強饒蓄積請緩之達持不可曰張氏汰而苛諸大將李伯昇輩積子女玉帛旦夕人耳用事者黃蔡葉三叅軍白面書生易與也臣奉

上威德以大兵蹙之當自潰

上大悅曰子吾身也以左相國達爲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遇春爲副將軍率師二十萬討士誠禡於龍江進達等諭以毋虜掠毋殺僇毋發丘壠毋毀廬舍又戒之曰士誠能以吳歸命者必全之吾聞其母葬閭閻之外墟毋據而芻牧也時副將軍遇春欲徑擣平江

上曰不然賊分其衆駐吳興錢塘以自輔我頓兵堅城不克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便乃悉舟師自太湖趨薄吳興士誠之右丞張天騏叅政黃寶院判陶子實分道出戰達亦分兵應之而遣驍將王

國寶以長槍軍扼其歸黃寶敗走遇春扼之而獲其
從卒多死天騏等餒遂退其司徒李伯昇潛兵以入
達復敗之遂圍其城五太子及其平章朱暹僉樞密
呂珍以兵六萬來援高城東之舊館達遣遇春等爲
十壘隔之復敗右丞潘元紹兵士誠自以兵來援達
逆戰大破之獲其戴元帥及甲首三千士誠走復破
其同僉徐志堅獲之鹵甲卒二千復破潘元紹之赤
龍船於平望鹵其軍資甲仗皆盡復大破舊館之援
兵五太子及朱暹呂珍降盡得其全師六萬以徇左

丞張天麒等降李伯珍亦降吳興下遂下吳江州從
太湖西出平江城南七里破鮎魚口山柵復敗其兵
於尹山橋遂悉水陸兵薄平江達營葺門分兵營婁
胥閭盤諸門築長圍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爲別築臺
三成曰敵樓下瞰城中織悉皆見尋使使之建康請
事

高帝賜璽書勞之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天性沈毅
有謀端重且武用能邊絕亂畧消弭群雄今剋期未
請事事取稟命將軍之忠吾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

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勿以聞
松江降尋爲其豪錢鶴皋乘間殺攝守以叛衆至三
萬人達遣兵討平之誅鶴皋平江城堅難卒拔而莫
天祐時爲士誠守無功相屠齒其將楊茂善泗數從
水中消息達微得釋而厚賞之以爲心膂使往來爲
間因盡得其虛實士誠退乃自出兵戰復大敗之士
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而其弟丞相士信張
幕城上踞銀椅進秋桃未及嘗而飛礮碎其首士誠
氣益奪久之達謀知城中困乃勵士鼓而破葑門遇

春亦破閶門新寨其樞密唐傑等皆降遂大潰士誠
收其餘兵二三萬巷戰復潰歸拒門自縊久之蘇
權送建康亭以縊死達之將破城也與遇春約曰師
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人予一牌曰掠民財者
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
兵食寢互市如故竊相咎曰奈何久抗王師達乃遣
輕兵渡江下通州歸獻俘於戟門進封信國公賜綺
帛改官儀尚左達爲右相國尋改相國爲丞相達爲
右丞相亡何議北伐平章遇春請直擣元都執孱王

以臨天下

高帝曰壯哉而昔所畫下平江策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掩河南斷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塵牧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逮關隴可席捲下也達曰上策之善

高帝顧曰兵法以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卿其識之於是信國公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遇春副之馮於北門七里山大會諸將謂諸將軍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毋如大將軍達又謂達鬪外之寄汝責任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大將軍至淮諭沂州帥王宣與其子信請降旣而叛襲走我使臣徐唐臣等達怒急攻下沂州修宣與其叛黨十餘人王信走

高帝勞大將軍達賜書曰將軍今何嚮嚮益都則必以兵扼黃河斷其援卽不嚮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便兵難踰度其在將軍吾不從中制也金火二星會於丑分後火逐金踰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達遂率兵攻圍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徇濰膠壽光臨淄等

諸州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淄川守將前後得將卒萬二千糧二十餘萬石移兵下東平藉其兵民五萬進次安山獲右丞仕天祐等糧艘百五十餘逼濟南走其大帥脫因帖木兒獲將卒二千八百進逼濟寧走其大帥陳平章以都督張興祖守之遂與副將軍遇春兵合取東昌所屬州邑皆下收元少保也速兵追奔八十餘里擒其大將藉山東城邑俘獲軍實之數上之

高帝卽大位立

皇太子達兼領太子少傅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丞相公少傅如故予告所以推揚勳畧甚至至比之太公鄧禹云達以大兵渡陳橋取汴梁時左君弼竹昌皆走之守將國公李克彝所克彝謂君弼公在廬數與南師角若何我悉麾下授公能與之戰否君弼曰是未易當也有徐相國者善用兵我見之輒膽落何能戰克彝乃驅兵民夜開門北走而君弼與竹貞率所部迎降大軍入其城遂由中灤進畧洛陽遂抵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以兵五

萬來拒副將軍遇春突斬其前鋒達麾兵乘之南風驟發塵起呼聲動天地元兵潰追奔五十餘里俘斬無算洛陽大帥梁王阿魯溫以其金印從吏民出降河南平阿魯溫者故潁川王察罕帖木兒父也達乃遣副將軍遇春徇高州都督馮宗異康茂才徇陝州福昌陳許諸守帥皆請降遂西克潼關而守之遣使之太原諭降元丞相擴廓帖木兒遂徇虢州毛葫蘆諸寨致其兵自益擴廓來報聘以白金文馬爲饋受馬及金送其使建康

高帝聞達等平河南爲幸汴梁以待之居十日達自軍調行在

上置酒勞之曰將軍哉忠爾忘身國爾忘家斯之謂歟河朔士民忍倒懸以待將軍將軍宜以時進兵建勛立業此其日矣達與諸將頓首謝旣退復召達問計達對曰太兵平齊魯掃河洛擴廓自保之不服而敢離其穴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魏奪遠竄元都一穿中孤豚耳誰與爲臂指者臣不佞仗

天威取之如拉朽因復奏曰師進而彼北奔不窮跡

之將爲異日憂

上曰元世祖乘氣運而王我中國今衰矣彼且自漸
盡何煩我窮兵出塞之後固守疆圉防其侵軼可也
達遂拜命次河陰副將軍遇春來會仍移頓陳橋
高帝畫陳圖以賜調益都徐州濟寧諸裨將悉集達
復入汴梁辭已分兵徇河北右丞薛顯叅政傅友德
兵至衛輝攻之平章龍一走彰德追之至彰德龍二
復走遂併取彰德尋取廣平大將軍達駐臨清分遣
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都督顧時濬河通舟師遂前

下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兵悉會取長蘆滄州擣直沽
據之作浮橋以濟師丞相也速不戰走元都大震抵
河西務敗其平章俺克等獲士馬無數遂進抵通州
與遇春夾河而軍達軍東岸遇春軍西岸遇春敗其
西岸兵擒國公卜顏帖木兒等諸軍入通州夜三鼓
元君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以其車服重寶跳踰
五日達進師填濠入陳兵登齊化門執其監國淮王
帖木兒不花居守太尉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
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童等數以奉

職無狀且不先納款僂之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楮幣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監護其宮人妃主給餼廩無缺吏士一切按堵市不易肆已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都城垣右丞顯叅政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顧時率駝騎偵邏隘口楊鎮撫以舟師守直沽捷聞 詔達與遇春定山西遇春以兵先下保定尋下河間下真定而右副將軍宗異已定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大將軍帥大兵繼之使右丞顯叅政友德以鐵騎爲前鋒畧平定州而此時擴廓帖木兒兵方自保

安謀險居庸關據故都遠聞之謂諸將曰擴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擁六衛之師足以抗禦我直抵太原覆其巢所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善遂以輕騎前抵太原而營擴廓還軍來救鋒銳甚副將軍與遠計以步兵未集而輕與勁此危道也虜不鮮遠斥堠固營壘可掩而取也達善之而會擴廓部將豁鼻馬者來約降且請爲內應乃選精騎銜枚夜襲之擴廓方然燭使二童子挾書以待卒聞驚倉皇不知所爲跣一足乘驛馬以十

八人走大同豁鼻馬降達次日建大將旗鼓按其營
得甲卒四萬馬四萬匹兵乘勝之大同擴廓遂走其
肅復遣顯友德以步騎徼破賀宗誓於而州而身率
兵自霍下平陽河州府山西悉平遂渡河鄜城守將
迎降克同州留兵戍之趣鹿臺時奉元爲都省而平
章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與孔興晚列伯據鹿臺各
有重兵以衛奉元而思道等聞達兵至三日遁達遂
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人出迎達撫慰之遣
左丞周凱入申約束明日師進奉元其約束如下故

補將秦民大悅以奉元爲西安府副將軍兵逼鳳翔
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議所攻皆以張思
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請先由豳州取慶
陽後度隴攻李思齊於臨洮達曰不然思道自守虜
耳城險而兵精卒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羗
夷地富而人衆以大兵蹙之思齊不走絕徼則有束
手降耳思齊降全陝皆我有矣遂定筴度隴克秦州
走其將呂德張義至鞏昌總帥汪靈真保平章梁子
中商嵩等降遂遣馮將軍以天策羽林諸衛驍騎逼

五先生文集卷之三
臨洮李思齊降得其衆十餘萬乃以兵攻靖寧走知
院杜伯卜哈度六盤山襲走豫王晝獲其部落騮重
使使喻慶陽張思道懼而留其弟良臣以兵守而從
輕騎跳之寧夏遇擴廓帖木兒爲所執良臣聞之使
使納款達遣右丞顯率騎士五千步卒六千往受降
良臣自疑以兵來者豈其捕誅我乃佯爲蒲伏道左
獻牛酒而夜襲之顯被傷走達怒甚卽日以大軍圍
慶陽而分布精騎使平章俞通源畧其西都督顧時
畧其北叅政友德畧其東都督陳德畧其南慶陽援
路絕達進逼西門矢石雨下不爲動良臣出兵盪塵
壯士摧敗之悉捕斬其伏聽及請接者已復徼其兵
出採汲者悉獲之良臣懼登城請降不聽復遣兵擊
破擴廓之救者韓札兒圍益急其平章姚暉等開門
納師良臣父子投於井出而斬之并誅其黨二百餘
人陝西悉平

詔達還

京師第功宴諸功臣以達爲首稱其攻取山東河南
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致勝振揚

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賜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且大論封而會擴廓帖木兒說達還遂悉兵襲我蘭州不克尋收我援師殺指揮使于光時左副將軍遇春卒

上乃還達大將軍印而以平章政事李文忠代遇春分兵爲二大將軍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以取擴廓左副將軍自居庸出東道從大漠取元嗣主達受命卽日行遂至定西擴廓退屯軍道峴達進師逼之駐沈兒峪隔深溝而壘日數交擴廓發精兵千人由間

山潛劫東山壘秦雪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自率帳前卒擊之敵始退德濟故功臣越公大海子也達械之送京師而斬其部下趙指揮數人以徇餘衆皆股栗明日達乃整兵奪溝而戰以身先諸將士諸將士毋不奮前用者呼聲動天地遂大破之川北亂塚獲其郊王濟王閻國公平章韓札兒虎林赤等文武僚屬千八百六十餘人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三百疋橐駝羸驢牛羊以鉅萬計擴廓脫身與妻子以十餘騎遁沮黃河

得浮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德濟械至京

高帝釋之而以書諭達謂將軍自效衛青不斬蘇建耳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將軍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暨功不得不出赦以伸吾不忍自今而後將軍毋事姑息達既已破平曠廓乃使鄧將軍因兵威勝降西蕃而自攻與元復取之會左副將軍亦以兵襲應昌盡得元嗣王之嫡孫后妃將相寶玉士馬車服無筭先後露布聞

詔派旅還京既至

高帝爲幸龍江勞之所以慰賜有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進封魏國公歲食祿五千石予告及鐵券免三廂子免二廂仍世世勿絕賚文綺帛百疋是歲辭判省事右丞汪廣洋代之明年復佩大將軍印填北平以便宜徙山後順寧等處軍民戶三萬五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爲軍者給月廩爲民者給田以耕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北平軍府之用皆賴之十二月受

詔還

京師十餘日

高帝召達與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宴射而賜之交趾弓五十彤弓百因諭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功賜之弓矢達等謝上若注意者再歸而相謂天下甫息肩得無又有大興乎甫旬日而

高帝御武樓與計邊事曰擴廓游魂尚出沒奈何達乃請曰亟發兵阮堅子耳度兵幾何曰十萬足矣

上曰吾予爾十五萬騎大將軍出中路文忠以左副將軍出果路勝以征西將軍出西路將各五萬騎轉餉私役者不與焉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爲前鋒敗其游騎於野馬川復敗擴廓於土刺河擴廓遁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數發徠而心易虜驟與之戰不利死者萬餘人達固壘而收之故徹侯功臣無死者虜亦不敢入塞而備將軍湯和遇它虜於斷頭山亦敗左副將軍出塞至口溫雖少利而道遠乏水其後軍亦爲虜所撻失徹侯曹良臣大校數人然得其士馬輜重畧相當獨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友

德至西涼屢破虜盡收其妻子以私匿馬馳故賞不行而

上以達功大弗問也自是達連歲出填北平歲行盡即召還

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宴見懽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恂恂恭謹嘗從容謂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時舊邸居若達固謝不敢一日與之邸強沃以酒醉而覆之被屏卧正寢醒而驚輒俯伏階下呼死罪

上益悅命有司治甲第表其坊大功曰令天下後世

毋忘爾達長女得尚

燕王王

高帝子也國于北平故達歸將印之不踰月輒復之鎮時北虜漸衰弱而亦畏達威名稀敢復犯邊達亦戒守邊者唯絳城皮簡士馬謹烽燧而已毋得輕徼外功啓業終建之鎮北平十餘歲兵民熙熙有太平色

燕王有三子皆達女出親爲王舅與天子夷輩而見必執臣禮不以間

王以是心念之又得其用兵法所練士皆選後從
王起靖難立大勳績要非偶然者胡惟庸爲左丞相
儉而貪以達元勳貴重欲因以內好達惡之不答則
賂達圖者福壽使爲門以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
惟時時爲

上言惟庸不可過委過委必敗後惟庸反

高帝以是益重達而其後自北平疽發背小愈

上使達于允恭視之賜

璽一箱今九步八蠻大石田力不有德非將軍何

以臻此且召之歸疾益甚

高帝憂之爲延致天下名醫復禱於山川社稷城隍
之神願假人將軍息數載以寧萬姓吾他日與之同
往竟不起年五十四

高帝祖跣奔達寢撫屍而慟尋輟朝愴然謂群臣大
將軍爲朕股肱心膂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醜
克濟大勳邇者太陰婁犯上將萬里長城一旦奪之
悲夫盡心

國家爲社稷重者寧復有大將軍吾何以報之但

著其勲烈宣于金石永垂不朽耳贈達中山王謚武
寧追封其三代皆中山王而手書其混一區夏莫安
神人之功於墓道且曰婦女毋所愛財寶毋所取忠
志無疵昭明乎日月惟大將軍一人而已自達薨
高帝所授大將印獨宋國公勝涼國公藍玉而賴川
侯友德以功進封公其受版亦數然
上待之不能如達諸所飭厲唯稱中山王或中山開
平二王而

燕王卽帝位爲

太宗舉中山王以勵諸將軍者不一達慮精而言簡
令出不二諸將奉之若神明而善射循其下同其苦
士不飽不就食不營止不就輜傷病者躬慰問給醫
藥死者卹其棺槨之得壯士與謀輒不殺以恩結其
意皆爲我用所平二大都三合省望郡縣邑以百數
無敢有復民者歸朝上符印單車垂橐以還邸舍生
平無聲酒飲媵之好親禮儒生與談經術古事雍容
如也始

高帝郊祀後卽建功臣廟於雞籠山圖達戰功與

太廟配享位皆第一達有子女各四人曰輝祖曰添福曰增壽曰膺緒添福早卒膺緒初爲尚寶卿遷大同中衛指揮僉事再遷中軍都督僉事奉朝請

太宗朝輝祖增壽皆前卒而膺緒以元舅見尊寵仁宗初拜膺緒子景宏中軍都督僉事景璿金吾前衛指揮僉事諸孫爲指揮勿絕其二女皆爲王妃輝祖初名允恭長八尺五寸有材氣起家勲衛署理左軍都督府事月給祿二十石達薨之踰歲而賜今名襲公數遣往北平山東河南練兵治餉還領中軍

都督府

建文帝卽位之未幾而

燕王以屬尊見疑輝祖其親婦弟也

王之次子高陽王高煦時留

京師則竊輝祖善馬逃輝祖遽以聞

建文帝以是益親信之輝祖亦秉節無二進兼太子大傅燕兵渡京口輝祖猶與開國公常昇等分道出戰獨力

王下京師獨弗迎以是文武群臣論劾輝祖削爵勒

歸私第尋下緹騎獄者五年而卒益死

仁孝皇后亦弗敢請嗣至十八年而

上念達功大且以故后恩俾其子欽襲爵盡還其

誥券歲祿賜田明年來朝不待命辭

上猶恨之復削爵徙鳳陽

仁宗卽位欽復來朝

詔復故爵尋卒子顯宗嗣嗣二十三年而卒無子弟

承宗嗣婁領軍府提督南京守備加太子太傅矜嚴

有威練達政體嗣十六年而卒子備嗣凡再督南京

守備持重善爲

南中士民熟稱之加太子太傅嗣

五十二年而卒

太傅孫鵬舉嗣鵬舉之生也備

夢宋岳鄂王飛入其室故以字名爲人溫厚長者凡

三領軍府督守備加太子太保晚節嬖其妾奏立爲

夫人欲以其子邦寧稱嫡會有所格不得立立其庶

長子邦瑞鵬舉嗣公凡五十二年卒邦瑞嗣督守備

尋以病辭自顯宗嗣而

高帝孝陵在留京者以懿戚世世奉祀

文皇初卽位以一中牢告中山王其後因之增壽以

父任三遷至左軍左都督行宿衛

建文帝業以持

燕王事從容謂增壽 王得無及乎增壽頓首曰

燕王先帝同氣且富貴已極何故及燕師起則時時

從增壽訶虛實增壽亦時時從

王所輸款

建文帝漸覺之未及問而燕師從金川門入召增壽

詰之不對手劍斷增壽腰

燕王入撫屍而哭既即位封增壽為武陽侯再追封

英國公傅子景昌嗣歲祿二千五百石久之領軍

嗣凡三十五年而卒子顯忠嗣十二年卒子永寧幼

又七年而嗣疾失心予半祿罷朝請病二十六年卒

子光祚嗣久之領軍府以

東宮舊恩起進太傅旋以監脩

武睿一朝實錄成累加太師兼太子太師凡四十五

年卒子延德嗣領軍府四十餘年卒子文壁嗣領軍

府加太保太子太傅嘉靖中

詔裁恩澤世封而魏定二公皆自以功弗奪有言定

公功不稱者卒弗奪也天下僅五公達子孫居二焉
弇州外史曰

高帝之取天下討初下建康再與陳友諒角實在行
而其它十七皆大將軍力也大將軍之廉靖仁武沈
幾幾勝卽古名世之佐曷過焉勞而不伐夙夜匪懈
與功名終蓋所以處

君臣之際微矣元女侑配

英王整其成師於十五年後而資靖難兩郅二公光
表後裔寵冠群辟夫豈哉儒生之第武者輒先太

公聖夫太公因累世之聖奉以伐至不仁收野一戰
倒戈攻北無所藉於鷹揚而股社粟矣土一胙而疾
驅於安丘之逆旅舉賢尚功汲汲以爲齊百世計孰
與夫大將軍受賤而忘其家誓衆而忘其身論爵第
賞而忘其子孫哉吾故特標而昂之以爲古今勲臣
第一云

皇明五先生文雋卷二

皇明五先生文雋卷之六十四

蘇文韓弘道選

如皇

張玉成成倩訂

王弇州先生正續四部稿四十九

史傳

開平岐陽定遠三王世家

開平王常遇春者濠之定遠人其先世世爲農家遇春長身白皙有膽力猿臂善射元末羣盜起躡江淮間而盜魁劉聚者得遇春而識之使爲什夫長有所

攻剽遇春敢力深入必克獲而歸以是爲聚所愛重而遇春察其急鹵掠毋遠志屬

高帝駐兵和川乃借其私卒數十來歸居兩月未有所見自請爲先鋒

上曰爾饑故來歸耳有故主在吾安得奪之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爲也倘得效犬馬之力於知者雖死猶生

上猶弗許曰能相從渡江乎取太平而後臣我未晚也既渡江抵采石磯元兵置陣於磯上舟相去者三丈餘矢刃蝟集莫敢登遇春飛舸至上

上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敵皆被靡帥師乘之大敗其衆遂乘勝取太平始授總管府先鋒無何進爲總管

上既已渡江而諸將士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之守備單而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襲據采石界其中間音問絕

上率大衆攻之使遇春多張疑兵以分其應而自帥正兵搗之既合而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

之舟分爲二左右縱擊大破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師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遂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鎮江復爲領軍先鋒徐達攻常州而降卒叛與張士誠合而圍達命過春以師援表裏擊士誠大破之擒其梟將張將軍復爲總管遂進統軍大元帥克常州遷守冀大元帥尋從徐達下寧國分兵取馬馱沙遂取池州戰功最進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從

上取婺州復有功進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樞密院事守婺州遂以其兵攻衢州衢州下其院判張斌以卒萬人降克衢州進僉樞密院事移兵攻杭州久之張士誠兵來援累戰戰不利召還京師尋從徐達守池州大破陳友諒之衆語具達傳陳友諒入寇薄我於門之龍

上設伏大破之過春功復最

上追友諒於江州過春留守用法嚴軍民肅歛進行省叅知政事復從

上追友諒於安慶遂取江州還督龍灣寨之師張士

誠之大將李伯昇圍我長興援兵遇之敗長興圍急
上乃遣遇春以大軍援之兵至伯昇拔營遁俘斬其
後軍五千餘人城安慶破池州之叛卒羅友賢斬之
餘黨悉平

上所任將帥其最著者三人曰平章亞榮右丞徐達
與遇春榮最爲宿舊且善戰旣貴而驕有所不得志
輒謀伏兵置酒要

上飲而劫之事發就縛

上猶語諸將吾欲君

臣衆唯唯遇春直

前曰人臣而以反名寧可宥臣諠不與之共生

上乃飲榮酒流涕而釋之以是心益愛重遇春張士
誠別將呂珍圍劉福通於安豐

上救之師至而珍已破城殺劉福通矣其兵勢盛而
連營水陸爲戰守備甚嚴時汪元帥爲前鋒援其中
壘而據之會左右軍敗汪元帥兵欲出走阻於塹則
殊死鬪卒不可敗而遇春以精騎橫突其脅凡三合
三勝大軍乘之遂大勝俘獲士馬無筭進圍安豐元
將左君弼自廬州來救徐達與遇春逆擊大破之遂

移薄廬州且下而陳友諒傾其國兵號五十萬來爭
南昌圍之數百重凡三月餘而

上趣達遇春廬州之師歸遂從

上在救遇於鄱陽湖之康郎山達首敗其前鋒縱火
焚敵舟二十艘殺獲以千計而敵不退友諒太尉張
定邊奮前犯

上舟適膠淺事且迫遇春從旁射定邊中之始稍稍
引退

上舟脫而遇春舟復膠淺力戰以脫明日復大戰乘
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
等皆焚死連戰三日友諒之卒死者過半而我兵所
亡失亦畧相當既出湖口諸將佐氣稍稍奪欲縱之
去遇春獨不言

上悟乃移舟扼上流而別出奇兵絕餉道凡旬五日
而友諒軍食乏其左右金吾將軍皆降友諒迫以百
艘突圍湖口而上蹴之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死俘
其卒五萬人斬及溺者三倍之乃班師飲至策勲以
遇春及廖永忠俞通海爲首賜土田金帛過當復從

五先生文集卷之五
上討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圍甫合而其丞相張必先
自岳來援遇春以五千騎逆擊破擒之必先友諒驍
將也陳理魄奪出降進遇春中書平章政事尋從徐
達取廬州始別將兵畧定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
皮等寨遂定贛州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師還取安
陸襄陽復從徐達克泰州巴克高郵徇淮安徐宿安
豐悉下之大發兵討張士誠命遇春仍副大將軍達
而行舟師出太湖擒其萬戶尹義等直趣湖州之毘
山與士誠兵水陸勁鬪敵大潰遂薄其城飛車戰艦

高皆與睥睨埒其丞相士信掃境內兵來援築壘舊
館壓我師之背遇春率騎兵由大全港入營於東阡
却壓其背士信急抽精兵搏戰遇春鼓將士立破之
復破其援兵赤龍船於烏鎮士信跳舊館之卒降者
六萬人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路數破其城中兵凡
八月始克之縛士誠以歸籍其兵得二十五萬時
上猶稱吳王召見戟門所以慰勞備至進銀青榮祿
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封鄂國公
上念遇春功大欲尊貴之而李善長徐達已爲左右

五先生文集卷之四
相國不能復置相乃以遇春爲平章軍國重事制祿秩與相國等復議討中原遇春有所獻策語具徐達世家遇春之前議討張士誠策亦如是大較欲輕兵直搗其心腹肢節當自瓦解

上持重不之用也而心伏其勇至是命遇春爲征虜副將軍與大將軍達率步騎二十五萬以北

上親馮旗於龍江諭諸將當百萬之衆摧鋒陷陣所向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第吾不虞其不能戰虞其輕戰耳夫遇春大將也而好與一小校爭能甚非吾

所望也遇春頓首拜

詔旣行

吳王卽

皇帝位册立

皇太子以遇春領其少保遇春師與大將軍合畧定山東諸郡遂破汴梁走其帥李景昌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

邑悉平

上爲幸汴梁至之二日而遇春馳入謁

上勞之曰將軍與大軍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半功亦大矣勞且倍矣遇春頓首曰亡元之民服

上威德耳臣等祇奉成筭以效驅馳固大幸也

上悅三日辭復往河南遂與大將軍畧定河北進逼其大都元主北走遂取之移兵徇大原元太傅河南王擴廓帖木兒自保安還師來援其鋒銳甚遇春與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驟與之戰必多殺

傷且未易決也夜劫之彼必有走而潰耳達曰善夜劫之擴廓果潰而走大原下改遇春爲左副將軍居右副將軍馮宗異上出寨取大同轉徇河東西渡關下奉元路遂與宗異合而西逼鳳翔其平章李思齊率所部十餘萬衆奔臨洮鳳翔下會元承相也速以兵寇通州至白河而遁

上乃遣遇春以所部馳至故元都部署將士而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副之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敗其將

江文清於錦川獲士馬千計次全寧遂與也速遇復
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爲八伏徼其歸大
興之守兵走伏發大敗之擒其丞相脫火赤遂薄開
平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平章鼎
任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疋牛五萬
頭子女貨寶稱是師還次柳河川暴得疾卒年僅四
十
上爲震動喪車至龍江親出奠爲文哭之叙其功甚
詳已而大慟始

命有司制聞大臣計用宋太宗爲韓王趙普舉哀禮
擇墓地鍾山之陰明器芻靈凡九十一切皆官給不
以煩其家仍驛書報大將軍達使歸而會葬特贈朔
道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
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復推恩王其三代
皆賜謚時猶襲元故明年論功賜金幣一與大將軍
等而封子茂鄭國公歲祿二千石予 誥券配饗
高帝廟庭與祠鷄籠山功臣廟皆次大將軍爲第二
遇春爲人沈鷲果毅撫士卒與同甘苦皆樂爲之用

出則推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而用兵
決勝與古人合年差長於大將軍二歲數從征伐奉
節制進止赴期不敢爽毫髮大將軍雅亦推愛之終
始無小間惟性稍好殺而淫以此不能比大將軍而
一時稱名將者猶曰徐常徐常云而
上亦均重之晚節每舉以勵諸將帥必曰中山開平
二王不偏廢也鄭國公茂者弱冠而封其婦父復爲
宋國公馮勝以是益貴驕不練事

上亦知之故不復使封十七年而隸宋國公勝比
北征納哈出茂念諸微侯位其下皆得有偏裨任而
已獨不得偏裨任也邑不樂多不奉宋國公約束而
宋國公兒子首之數加責謂茂故慢辭以應宋國公
恚而會納哈出請降詣右副將軍藍玉營讓酒與衣
相忤納哈出悔欲出而茂直前搏之納哈出走茂復
斫之傷而部卒頗有驚潰者宋國公得脩恚上書增
飾其狀以爲茂激變

詔卽軍械繫至京而茂亦列上宋國公貪淫不法事
上乃收宋國公大將軍印而削茂爵安置廣西之

然猶念遇春功別封次子昇爲開國公茂至流所而龍州守而土夷也慕茂家世以愛女事之而與他土夷爭爲所發茂聞之伏毒死或云龍州守隱之它所實不死

上爲窮索茂且發大兵繼之而卒不得茂踪跡或云定死矣乃小解而昇嗣公之明年加太子太保建文末以抗靖難師得罪安置雲南之臨安以憂死子繼祖繼祖子寧寧子復弘治中錄六王後得拜南京錦軍使子紹襲紹卒子經襲經卒子鳳襲鳳卒

子玄振襲嘉靖中繼絕世封懷遠侯號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勲柱國歲祿千石卒子文濟嗣文濟卒子胤緒嗣

弇州外史曰

高帝以神武定天下其臣皆莫及然至于中山開平二王則心儀焉開平之甫定大業而不與其榮宜帝之悲思之也世談開平之勇而誠意之謀皆怪而陋夫噤烏跳盪百夫雄耳彼豈知有所謂大將者夫封鄂而謚忠武唐之尉遲氏宋之岳氏併開平而三

王貞母曹國公主
大將之材岳氏則吾開平伯仲哉

岐陽王李文忠字思本泗之盱眙人父曰隴西恭獻
王貞母曹國公主

上之長姊也貞農家子無他長獨有醇謹而公主
之生文忠甫十二而公主薨時淮南北盜起父貞携
之東西走鋒鏑間幾不能活聞

上已起兵滁陽聞關往投之至則相抱而哭皇子幼
上多蓄童稚之材勇者子之時文忠尚名保兒使冒
國姓而從皇姪文正列處師誨之讀書史傍習兵法

上嘗攜所業傳示幕僚曰平世一卿士也雖然要當
於馬上習之俾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奮擊破陳友
諒之卒驍勇爲諸軍冠時年僅十九無何以舍人率
所部取青陽石埭旌德皆下之敗元樞密院判阿魯
灰於萬年街遂敗苗軍于於潛昌化獲其婦女輜重
甚夥文忠念士飽飲且驕夜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
以激之曰患不力戰耳何患不富貴乎遂前襲破洪
元帥營降其衆千餘尋會鄧愈胡大海之師取嚴州
趨爲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兼領元帥府事

鎮之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張士誠來爭挾苗獠之衆水陸數萬人奄至文忠以輕兵從陸逆擊大破之馘其首標之槎而放之中流水兵見之亦夜遁遂克諸暨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苗將蔣英賊殺其帥叅政胡大海以叛文忠急擊破之蔣英走諸暨守將謝再興亦叛挾張士誠寇我東陽文忠馳救復破之再興走文忠以及側郡處兩叛間又與強虜接壤而練兵繕甲屹不可屈始文忠所築逼諸暨而城者曰新城士誠之司徒李伯昇悉兵號二十萬來圍新城文

忠之令去城十里而軍新城之將來告謂賊勢盛不敵盡小避其鋒俟大軍至而後合擊之文忠曰俟大軍至城爲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寡遂誓師而鼓之曰彼衆而囂我寡而整何彼之虞且聞彼之輜重山積矣是天以富賜若曹也勉之衆咸奮戰旣合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直出賊陣斷其中堅賊列騎迎戰文忠手格殺數人縱橫搏擊所向草靡賊駭而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噪而出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賊遂大潰斬首數萬級擒

將校七百人委棄鎧仗芻粟彌亘數十里伯昇僅以身免自是氣索不能軍矣

上召文忠歸宴勞彌日賜名馬金幣甚厚進右丞使統全浙兵攻張士誠之杭州取桐廬新城富陽進攻餘杭一夕而下之叛將謝再興之五子降杭帥潘平章原明使其員外方夔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姑爲緩師計乎夔謝曰王師所過秋毫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慶有王何敢緩文忠見其誠引之卧内與飲而授之約束明日原明如師師遂入

文忠營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殊死一卒下借民釜立礫以徇自是中外皆按堵如故就加榮祿大夫行省平章政事還李姓

上卽位封文忠父貞恩親侯食祿奉朝請

上念姊已死獨貞在而又醇謹宴見不以時每有征行輒令守官省文忠旣父子當腹心寄親重無與比尋討平閩之叛寇還爲偏將軍從開平王遇春北討由遵化度鹿兒嶺進薄上都克之走元君獲其士馬萬計語具開平王世家俄而開平王卒於軍文忠

五代史文傳卷之四十九
代將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而攻慶陽行次太原
慶陽則已平而虜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
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爲疑文忠按劍叱曰闔外之事
吾得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雁門次馬邑敗
其邏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陽門擒四大王前軍
已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
虜果夜率衆來劫我不可動盾明文忠望見虜益大
至乃以二營委虜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選精兵
爲左右翼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驍將脫列伯

俘斬及降者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論功賜金
幣當大將軍之半明年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
分道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進師密擒其平
章覲真謀知元順帝殂太子愛猷識里達鵬卽位其
衆離文忠喜兼程而進大破其候騎遂圍應昌明日
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后妃宮人暨諸王
省院達官將吏等駝馬牛羊無筭并獲宋元玉璽金
寶十五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選精騎窮
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道興州降其兵民三萬七千

人至紅羅山又降其兵民萬六千餘人捷聞

上大悅爲御奉天門受群臣朝賀大封功臣文忠爲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
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
誥券世襲尋領都督府事西蜀平命文忠因兵威拊
循其地還復以左副將軍北討出東路師至哈刺莽
來虜先遁文忠乃留輜重廬朐河人齎二十日糧兼
程進至土刺河元太師哈刺章蠻子悉衆渡河留其
妻子北嚮而嚴騎以待文忠力戰却之逐北至騁海

虜不益衆文忠乃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以劫虜虜
疑稍稍引去文忠亦解而歸迷失道乏水暈死者甚
衆文忠患之忽所乘馬跑土泉隨湧出土馬賴以俱
濟文忠軍雖名爲全而所失多得不足償而大將軍
之出中路者竟敗績矣尋復與大將軍行邊嘗出朔
州擒其太尉伯顏不花又嘗駐代縣分遣兵出至三
不刺者俘其平章陳安禮至順寧陽門者斬其知院
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鄧孛羅帖木兒又破大
寧鴻州斬其宗王朶朶失理皆鹵子女人畜歸虜益

避遠邊竟無事矣文忠與大將軍皆折節延諸儒生
講說經義彬彬而文忠尤號有文采

上益雅重之始命與李善長通知中書省大都督府
事御史臺事又命大事皆取二公處分中書省革命
文忠特叅軍國大計幾如大將軍又兼領國子監事
而文忠勸

上少所誅係微忤

旨尋得疾二月增劇

上幸其第撫摩久之揮涕而別文忠卒年四十六贈

文忠王謚武靖父貞初亦封曹國公別食公祿前文
忠卒亦贈隨王謚恭獻有二子景隆增枝景隆生
而長身偉姿踈眉目顧盼煒如既少奉文忠教齒諸
生間與天台方孝儒善多習典故善談論每朝會進
止雍容是都

上亦目屬之既襲爵與魏國公輝祖等分鎮中原要
害地所使多稱進掌左軍都督府加太子太傅

上崩皇太孫立景隆益以肺腑見親任而增枝亦婁
遷至左都督進加景隆太子太師時兵部尚書齊泰

太常卿黃子澄得幸

上謀削弱諸王至燕而露燕兵起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等攻之前後皆敗於是齊秦黃子澄皆才景隆而薦之乃命景隆爲征虜大將軍北伐用裴度故事賜通天犀帶人主爲推輪親送之江滸且令得以一切便宜誅賞時諸宿將多物故鮮存者而存者亦已老又皆景隆諸父行怏怏不肯爲之下而景隆暴得意自尊大每升帳踞高坐毋敢與抗禮者皆唯唯不能吐片語而退景隆會兵五十萬於德州乘

燕王之攻大寧遂進薄北平築壘九門爲長圍以困之

王還師自救景隆逆戰大敗死者十餘萬明日九門之師復潰死者復數萬乃退走王復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荆關時寒甚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乃移書燕王請罷兵辭驕蹇

王亦貽書來報而心恨之甚遂戰於白溝河北九三日而景隆復大敗殺溺及被俘者幾三十餘萬景隆乃奔濟南

燕王來追復大敗死者二萬餘濟南遂見圍以叅政
鐵鉉堅守不下始

人主未知敗問與泰子澄謀以景隆權尚輕特賜黃
鉞金鉦朱弓矢使者渡江而風失之複製以賜而景
隆敗問至矣召還既陛見黃子澄慚憤極執景隆於
朝班慟哭請誅以謝天下

人主莫能問也又二載師屢覆燕兵悉渡江駐龍潭
人主懼乃使景隆同尚書茹瑺都督王佐來謁

燕王以割地講和請王笑曰事至此何地可割吾但
欲得奸臣耳於是景隆等蒲伏密輸款歸佐谷王守
金川門燕王至景隆等開門逆之

王卽位以景隆等默相事機改號曰奉天靖難階曰
光祿大夫勳曰左柱國增祿歲一千石其太子太師
如故賞封洪成二公改備

高廟實錄爲監脩總裁諸裁定功賞大典革景隆猶
以班首主議

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恨之蓋甚於成祖成祖既謂
彼白刃割我而今以降虜而擢我上其又明年刑部

都察院大理寺臣論劾曹國公景隆包藏禍心蓄養
亡命與其弟左都督增枝等不執已文武大臣太
子太傅成國公亦不執已等語等復言之已
六科都給事中
詔盡削景隆
主故不奪其
景隆猶坐受
都督增枝因
繫私第盡沒
其莊田資
賞員圖籍
減獲人之
言而所
勳歸私猶以長公
明事者至其家

樂末而景隆竟以凍餒卒正統中增枝猶在以恩例
聽自便又數傳而其玄孫璠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
卒子濂襲卒子性襲嘉靖中繼六王後封臨淮侯勳
號階祿同懷遠侯卒無子叔父沂嗣卒子庭竹嗣數
領營府爲漕事卒子言恭嗣好文學有岐陽王風委
寄大約如庭竹

弇州外史曰岐陽王不數爲大將將輒有功敦詩悅
禮有儒者風斯所以肺腑哉

高帝起民間妻更獲體兄之子獨大都督文正姊之子獨岐陽王而大都督不善居勳父子以廢徙而高帝念之不絕其國蓋二百年而南面猶故也臨淮之紹侯其亦

高帝遺意哉

寧河王鄧愈者泗州虹人父曰順興有三子長曰友隆仲卽愈愈生而有志及長貌魁岸勇力絕人元末群盜起江淮間順興從鄉里少年自保遂據臨濠與元兵拒戰友隆代之復病死愈復代之是時年僅

十六衆頗少愈旣出戰則先登陷陣無所不摧破衆乃喜曰使仲君早將何至以首予敵而會

高帝駐師滁陽愈自盱眙率所部來附授管軍總管遂從渡江而南克宋石取太平元將陳也先合蠻子海牙之兵凡數萬來見使

上禦之戰甫合而愈與徐達率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蠻子海牙走遂從下建康畧定溧水破鎮江愈功最多擢廣興翼元帥克廣德州長鎗軍謝元帥來攻愈出輕兵背城戰走之俘其總管武世榮馘

五先生集卷之三
甲首千移鎮宣州別將兵取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而攻徽州下之走其將元之苗軍楊元帥以十萬衆來爭愈與大海勵將卒分道逆戰大破之虜其大校百五十八人楊元帥走婺源之裨帥汪同來降愈遣驍將王弼孫虎等因之進逼其城破殺其守將鉄木兒不花獲級三千餘婺源下得兵三千餘尋遣萬戶朱國寶徇高河壘下之遂由昱嶺關進攻建德破其長鎗元帥余子貞獲馬百匹追奔至淳安復大破之獲戰艦三十卒三千遂克建德以爲嚴州進同僉行

樞密院事破元將苗楊之兵於烏龍嶺進僉書行樞密院事饒州下愈入守之數與陳友諒角有功進中書省叅政僉院如故兼總各翼軍馬愈乃廣布上威德撫納降附左丞吳宏等皆自拔歸以兵取浮梁走其叅政侯邦佐轉戰樂平敗蕭總管之衆獲萬戶彭壽等諸屬邑皆下遂進圖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時吳宏旣已歸

上因其兵使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欲與宏拒而畏愈強乃遣人詐獻地愈將以緩我愈詎得之卽率勁

五先生文集 卷之三
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门克明出不意單
騎走之傍邑自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等
四路南豐等十八縣印詣愈降愈遂定撫州

上進兵取洪都降其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僉康
泰等召愈以步兵來會攻江西行省叅政填之而命
祝宗康泰仍故官以所部從宗泰初不欲降迫胡廷
瑞意快快不自得又以愈秩卑不欲爲之下而廷瑞
既從

上還建康從容爲言降故非宗泰意恐有變時右丞
徐達方進攻楚乃發使使以所部從行舟次女兒港
遂謀叛掠商舟布爲旗幟夜趨新城門舉礮破之而
入愈時居故廡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
遇且戰且走從騎被殺且盡愈窘甚連跨三馬馬輒
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馬乘之乃得脫奪撫州門而
出奔還建康以情歸於

上上弗罪也而撫之右丞達兵復洪都走祝宗執康
泰於是大都督文正開府洪都愈次焉明年陳友諒
恣國師圍洪都號五十萬治戰艦高與城等文正約

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得撫州門最爲要衝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而

上來援大破其兵射友諒殺之圍始解論功與克敵等尋破平鄧青等二萬人於永豐從開平王遇春蕩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諸山寨圍贛州下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悉降進行省右丞尋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位次丞相而愈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大將蚤貴無有如愈與李文忠者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旌壘相望愈披荆棘立軍

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初建御史臺首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大夫湯和討方國珍愈領臺事上書言便宜上慰而誨之於是大將軍經畧中原而愈以征戍將軍畧定江淮未附州郡進兵取唐州又取南陽生獲守將秦國公史克新等遂取隨州守將左丞王誠隆覆洪山之老馬劉寨斬獲以萬計均房金商地悉平高帝卽位立東宮愈兼太子右諭德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出隴右大破王保保於定西悉覆其衆別將招諭河州土番大酋何鎖南普花兒只等請降

其西烏思藏等亦降皆入貢請受

天子封師旋大論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歲祿三千石予鐵券子
孫世襲又明年以征南將軍討澧州等處溪洞蠻獠
悉平之又四年吐蕃諸部爲梗劫剽烏思藏貢使輜
重愈以征西將軍率都督同知沐英等往討之愈分
兵爲三道深入覆其巢窮追至崑崙山斬首捕虜以
萬計鹵馬牛羊十餘萬捷聞
上悅使使召還中道得疾卒

上聞計哭之慟輟朝三日喪車至三山門親臨奠行
營視塋地以故塋隘改卜於城南西山之原葬事皆
官給遣封寧河王謚武順是後也都督英得封西平
侯愈爲人沈毅詳敏其事

上最恭慎有所委不憚危苦功成不矜伐禮賢士大
夫

上心重之前後托寄親舊莫敢望焉有子而鎮襲
改國申亦數將兵從大將軍卒年二十三無子弟銘
爲錦衣衛指揮僉事有子源嘗後襲而天永樂申子

五先生文集卷之六十四
三
挺停襲挺子炳弘治初復為南陽太守衛指揮使卒
子繼坤襲嘉靖初繼絕世封侯侯勛號階祿視懷
遠侯卒子祖錫嗣卒世無嗣

弇州外史曰愈之初以敢死士八名亡幾而建方面
勲最多而不甚備然行軍無寧歲矣僭爵上公帶
礪六王而以天死不後也或謂

高帝末功臣鮮自保者初人為幸是不然以愈之忠
順勤勞雖為畢萬可也外史曰余游襄陽陽人至今
稱衛國公云 皇明五先生文集卷之六十四終



皇明五先生文雋卷之六十五

如臯 蘇文韓弘道選
張玉成成倩訂

王弇州先生正續四部稿

五十一

史傳

東甌黔寧東平三王世家

湯和字鼎臣濠人與

上同里閨少孤卓越有奇志嘗從群兒嬉輒勒習部
伍見者異之及長身長七尺餘多力善射滁陽王之

五先生文集卷之三
據濠也和從惡少年十餘人仗劍從之遂隸麾下每
出跳盪必當鋒選則殿後自百夫長從取九灣再從
攻定遠覆其師進千戶而是時

高皇帝以王壻寄歸請於王與和共事遂從取洪
山寨得其兵八百進長萬夫復從下滁州爲管軍
總管復從取和州管長麻諸將皆

高帝等夷莫肯爲下而和長

帝二歲顧請統部曲禮

上之悅之元將陳也先來寇和敗却其衆從

上涉江下采石定太平所部獲馬三百卒千人陳也
先從來寇和擊其水軍流矢中左臂不爲撓尋與中
山寧河二王自東門出甲轉戰至城北大破之遂擒
也先以獻別將下溧水從平建業復與中山王取鎮
江進統軍大元帥守之畧定金壇覆窩莊戍轉同僉
樞密院事從取常州爲其守帥與張士誠境接時和
頗好飲有酒過嘗請事於

上不獲允醉而有怨言謂其下曰吾填常州如據坐
舍脊左顧則左右顧則右誰能難也有言於

上者

上隱之不發和亦大媿悔悉力拒士誠凡再破其軍
獲戰艦及馬以百十計遂從中山王大破士誠於陽
山俸其梟將獲甲首五百又逐其將莫元帥走之虜
其妻還拜中書左丞與中山王分省而治復同開平
王解長興圍大破士誠之偽丞相士信軍超拜平章
政事討平江西巨盜姚大膽遂西取永新州俸其左
丞周安等籍其士馬歸于

京師出守常州尋授常州之戍于師從中山王討士
誠進畧太湖降其舊館師轉戰湖州降守帥張右丞
復降其吳江州將遂薄姑蘇圍之凡九閱月而下

上召見戟門論功賜帛九有副

上卽大位始建御史臺爲左御史大夫立

東宮爲太子左諭德時方谷珍猶據温台慶元三郡
反覆未果下和以兵討而蹙之走海島進逼之悉得
其衆以降遂移兵取福州時陳友定猶爲元守建寧
城險兵勁和以征南將軍率諸將攻下之虜友定以
歸扈

上幸汴梁遂同宋國公取懷慶澤潞晉絳諸郡尋從
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趣鳳翔越六盤山秦隴
皆蕩平明年復從中山王大破元丞相擴廓帖木兒
於定西遂定寧夏追虜於察罕腦兒虜其猛將虎陳
凱從之九月大封賞功臣與衛公鄧愈俱爲御史大
夫而和居左且年位久在其上以功不如僅封中山
侯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歲祿
千五百石始露其守常州時語和惟頓首謝過而已
明年爲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廖永忠等以舟師自夷

陵入峽攻夏夏發兵扼險不得進永忠趣之復不決
而征虜副將軍賴川侯友德自秦隴深入取漢中永
忠乃決計先入破其扼險之師長驅抵重慶和始繼
之夏主明昇以重慶降而友德亦定成都蜀平
天子推功友德永忠受

上賞賚數和還捷而姑予之彩帛八和復頓首謝罪
又明年和以偏將軍從中山王北討分道擊賊戰於
斷頭山敗績矢徹侯一人久之進濠州爲中都鳳陽
府命和與太師李善長於其地建宮闕分置曹署以

又勞於外數賜

璽書慰勞尋筦通州之外郭徙鎮彰德甃其城

上以和用兵數失利不任將而堅忍多智數又能與
太師善長抗故時委以綜理之任輒効且念其爲里
閭長者竟封爲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信國公議軍
國重事歲食祿三千石與諸券與曹國公李文忠練
卒於中都西巡至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明年從中
山王北伐覆灰山營獲其平章刺里哥樞密副使九
通又明年巡四川永寧之塘濠訓練其士馬久之五

開山獠亂和以兵討之夷其穴鹵斬四萬餘時中山
岐陽二王皆以物故

上念天下承平無事不欲諸大將婁典兵而和識其
意從容爲

上言臣老矣不敢稱晝繡願得歸故鄉爲容棺之墟
以待骸骨

上大悅立賜寶鈔五萬錠治第於中都尋悉爲諸功
臣魏鄂曹采賴涼諸國公徹侯治第皆極宏壯旣而
謂和日本最爾夷而數爲侵盜我不欲與之爭固我

封戍而已卿雖老強爲朕一行於是使和行視山東
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民取一
丁爲兵戍之和竣事而新第成和率妻子陛辭賚黃
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綵幣四十有副又
賚其夫人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綵幣
三十有副夫婦皆賜
璽書褒諭其又明年魏曹等六公還鄉賜皆如信公
而夫人不與焉自是和與諸公侯歲一朝
京師朝必有宴賞及道里費而諸公侯猶不時遣鎮

各邊及將兵討伐獨和以老不在行而

上愈愛之且安之其後入朝忽病中風不能言

上聞卽日幸其第撫視惋嘆良久遣還里疾小間

上使其子前軍都督僉事鼎迎至都俾以安車入內
殿與酌宴而出賚金帛御膳法酒相屬最後復大朝
疾寢劇不能興

上復令以安車入內手摩撫其體與叙里閏舊及艱
難勞勩和不能對稽首而已

上爲之雪涕出藏錡付有司爲營葬地明年卒年七

十追封東甌王謚襄武和有五子長卽鼎前卒追封信世子餘三子亦前卒而少子醴積伐至同知左軍都督府征五開道卒於軍有孫十一人而弗及嗣六世孫紹宗

孝宗朝錄功臣後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繼絕世封靈壁侯凡三歲而卒佑賢嗣卒子世隆嗣領漕事者十餘年以勞加少保太子太保

弇州外史曰以湯信公之戰伐其績何寥寥也一逗撓一不利毘陵酒語至煩

廷訓而其後乃爵上公贈真王便蕃之錫諸勛舊不敢望焉豈亦以縮寂布衣之契故重耶顯融令終美哉乞骸一語基之矣夫以絳侯勃之定策有社稷勲而煩人主詔乃怏怏之國彼其君臣俱失之也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信公謂矣外史又曰余嘗按行登萊海上及宦游吳越間其父老歷歷指烽戍云湯信公功不劇滅哉徵信公吾其鯨鯢食矣嗟乎高皇帝之善器使也

沐英者鳳陽之定遠人父蚤亡育於母母復亡